

德 紀 · 列得安

門 窄

譯 琳 之 卞

小西  
書院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André Gide

—

La Porte étroite

—

1909

給

M •

A •

G •

## 譯者序

虛無的從人間圈出了一塊禁地，稱之以天堂一類的名字，把門收得不近人情的狹窄，而叫你拼命鑽進去，名之爲德行，修行或別的什麼——這是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神聖悲劇。安特列·紀德的這本戀愛小說『窄門』正就是照示這一個悲劇的一星小小的火花。

本該是最自然不過的，芬龍與阿麗莎這一對彼此鍾情的小兒女由表姊弟而進爲眷屬。兩人相異相吸，相同相通，互相合適（也許除了女的比男的大了兩歲）而彼此又出於嚴肅的了解而互相接近。故事的開始差不多就在各自就要失去母親的時候。那是兩個極相反的母親，芬龍的母親不宜於穿鮮明的衣服正如阿麗莎的母親不宜於穿黑。在阿麗莎的母親就要跟人家跑了以前不久，芬龍決意一生都保護阿麗莎；在芬龍的母

親棄世以前不久，阿麗莎也知道芥龍需要從她得一點支撐。兩人彼此相爲而圖完美，他們想穿着「白衣服，手挽手，望着同一個目標」而進行。他們高傲，不怕短暫的分離；他們自信，甘受任何種試煉。他們實際上早就像定了婚了。

本該還是簡單的，雖然故事複雜起來了，試煉來了。阿麗莎發覺她的妹妹須麗葉也喜歡芥龍。這實際上又有什麼呢？世界的千差萬別中跟一個女子真正配合得來的一個男子決不會跟別一個女子也真正配合得來的，若講到關係最切的戀愛與結婚。在花樣的配合中，合則留，不合則去，另求合者，實並無真正難處的地方。果然，芥龍和阿麗莎在一起往往拘束而不自然，反不如和須麗葉可以隨便游玩。這却是因爲芥龍愛阿麗莎愛得深而難免如此的僅是浮面的現象，一個階段裏或者不免的現象，並不足以說明了芥龍跟須麗葉結合會更爲合適。可是阿麗莎不這麼想，反以爲自己跟芥龍的結合會把須麗葉的幸福剝奪了，於是課諸自己以自我犧牲。一點有差，全局頓非，須麗葉搶先犧牲，爲了絕她姊姊轉讓她嫁給芥龍的癡想，她隨便答應了她完全還沒有看在眼裏的一個男子

的求婚。這可就無論如何也不能叫阿麗莎能再安於自己與芥龍的關係了。

一切都還可以很順利的，經過了這一個波折，須麗葉結婚了以後，成了賢妻良母，與丈夫同過田園生活，倒還是很幸福，照一般的看法來用這個形容詞，阿麗莎與芥龍的關係本該又可以一帆風順下去了。殊不知這却又撩起了另一個波折。須麗葉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幸福，無須阿麗莎犧牲也可以得到的幸福，又叫阿麗莎不安。她又覺得希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向幸福的進行了。這又自苦而苦了芥龍，可是這在芥龍也正未嘗不合適，他也早想過「達到幸福所需的努力反重於幸福本身。」在為幸福的德行中，阿麗莎又瞥見了「更好的東西，」把德行看作了目的。她怕愛情妨礙了進德，要離開芥龍而在神中會他，求所謂「聖潔」而「超越愛情。」這雖然仍舊使芥龍更在無可奈何中力求進德以配得上她，却也終使他精疲力絕而惋惜難堪的詩意消失，發覺所愛的現實人物竟變成了幽靈。風風雨雨，愈來愈別扭，終於叫一個潦倒一生，一個憔悴以死，在一條容不下兩個人並肩而行的牛角尖裏。

雖然，這裏的一波又一波中也自有其必然性，並非出於偶然。悲劇已經潛伏在故事的開端。兩個人的性格裏顯然都早具了兩種相反的成分。我們不該用心理分析來硬把一副有機體拆穿或甯是支解。不過我們即從天生有宗教的熱忱，又受清教徒訓練的芬龍身上也顯然看得出相當分量的『肉感』(consistency)——倒置的見之於他很小。就因看見美麗的舅母讀詩而臉紅，見之於他拼命逃去洗滌自己身上被她觸摸過的地方。阿麗莎的『肉感』則在故事中表現的機會更不少了，看她到篇末述說的那天晚上她在芬龍走出去以後如何躺在沙發上，在燈罩的掩蔽下，凝看自己露在光亮裏的腳尖，更不用提她在日記裏赤裸裸的靈肉衝突中的絕叫了。他們都正像紀德自己，身上帶了法國北部與南部天然環境所造成的兩極端的傾向，只是紀德是非常自覺的，對於這一點。這一點的着重，實在出於宗教把靈肉分割的觀念的操縱。紀德自己早年常津津樂道這種對立甚或衝突。這種對立甚或衝突的觀念無形中擴大到一切領域而自炫其重要性。T. S. 艾略忒最近還把這個對立甚至衝突的觀念不自覺的引用到文化問題上而認

爲一種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該有點如夫妻之間的小小的勃谿。勃谿在夫婦生活的實際上間或難免，却並非理想的事情。摩擦也並非文化活躍或發達的必要條件。紀德到晚年才明白否定了消耗的鬭爭，宣揚了多樣的成分才可以產生諧和，相反的正可以相成。他把『窄門』的悲劇只是消極的揭發了，到『新的糧食』時代他才把阿麗莎的『我們生來不是爲的幸福』改成了『人是爲幸福而生的』。到了那時候他也正像校正了阿麗莎似的說了要用自己幸福的榜樣來教人幸福，雖然決不要剝奪人家的幸福的確，幸福的滿足並不如阿麗莎所想的必然會令人墮落。阿麗莎要把給芥龍的心分給窮人，最自然，最真摯的辦法倒還是先給了或者同時給了他。給了他那顆心不是就完了的，不是就真像可以用尺用斗來量似的，不夠分配給另外人，而相反的只有擴大了。只是紀德在『新的糧食』裏還是說『輕滿足愛而重擴大愛』未免還有點離奇，愛的滿足又何必與它的擴大抵觸？——滿足正就是擴大的一個先行的階段而已。

阿麗莎與芥龍的悲劇一方面也就緣於求進步的錯誤。阿麗莎早就說了紀德自己



遠在若干年後的「新的糧食」裏說的，我們不能希求一種無進步的狀態，喜悅，或幸福，也該是進步的才對。阿麗莎的求進步却是出發於到了某種境界就覺得「夠了，這已經夠幸福了，」或者出發於怕達到了幸福便不再幸福了，因此她的求幸福進步就是無限的延宕幸福。她不知道把一段落的幸福當作踏腳石，一階段的終點與下一階段的出發點。前進的過程裏自有階段性的完滿境界。發芽，開花，結果又發芽，開花，結果是自然的螺旋式的程序。芽不能超越了開花而結果，花不能超越了結果而發芽，果不能超越了發芽而開花。延宕則等於叫芽永遠發芽，花永遠開花，果永遠結果。戀愛上歌德式的追求無盡，抓到了一個對象，不滿足了，撇下了又追求一個，實在並非進步，因為還是停頓在第一個階段上，愛情本身並沒有在完滿了以後也進了一步。超越了愛情，阿麗莎又何嘗達到純粹的聖潔，紀德自己直到晚年還沒有擺脫這個略帶毛病的超越觀念，雖然他自己倒是「通過」來的，實際上他喜歡叫青年一筆抹殺了過去，過去在現在與將來中的位置。這實在是忽略了傳統的價值，缺少了歷史的認識。修養裏深為得力於傳統，個人歷史又最

富有歷史意義的紀德竟時或表現了這種另一絕端的思想，似乎不能說出於自然，雖然他如此抱了自然史的人生觀。

一切貌似對立的事物，靈與肉，心與物，美與善，羣與己：都相依爲命，實是最自然的真諦；過去與將來，完滿與發展，互相推移，實也是最自然的真諦：說來說去還無非說明了這句老生常談：『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是天與人最自然的傾向，天人合一應是一條康莊大道，若不是人世的矯橫過正日積月累的甕塞了它，而造成了今日的局勢。如今，天下滔滔，『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的確成了基督的說法。今日的世界簡直證實了人世的出發點就是個錯誤。一個大悲劇裏裹着一個大慘局。以西洋人爲主的世界，儘管在背棄基督教，共同證實了基督教所判定的現世是一個罪惡的世界，而大家向毀滅邁進的壯烈實在也多少起因於基督教的把人剖成兩半，把一切都分成兩半，教會了大家只看出兩半之間的抵觸，衝突的價值，再也拼不成整體。另一方面，就壓在這個大悲劇底下，却也實現了與基督教的好處相反的錯誤：大家醉生夢死，渾渾噩噩，是非不分，

善惡不明，現實到不抱任何主義（Principle），貌似遲緩，實為激劇的，非常不名譽的落往可慘的結局。雖然如此，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開倒車的辦法顯然都不足以濟世了，可是宗教的共同精神，不惑於一時的，短視所見的現實，而清醒的有所理想，有所超拔的精神，進窄門的精神，却也正是此世或可以得救所不可少的動力，不管我們用何種方法去救已救人而成己成人。

話又說回來，就借功利的說法，這本小說裏的悲劇的光芒倒難道——不是爲了場面的漂亮而是爲了正面的價值——不能叫演悲劇的世界有所警悟，而特別叫我們演慘劇的更有所激發嗎？

卞之琳 上海，十一月六日，一九四六。

附記：這部譯稿於一九三七年夏天開始於雁蕩山中，最後一小部份於八月間完成於上海梹琴中，於李健吾先生家裏，嗣後曾帶到過成都和昆明，寄到過桂林錯誤百出的印成過書，今在滬途中，

星期校畢於北郊周煦良先生家中，此刻成序於西區王辛笛先生家中。譯的時候我借用戴望舒先生原書，如今校的時候還是借用了他的那本。九年過眼，萬里榮懷，我拿出這本稿子去對任何種牽涉都無限感激。

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四節

別人儘可以用來做一本書；可是我要在這裏講的故事，我已經以全力生活過，而且在那上面用盡了我的德行。所以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回憶，倘若有些地方支離破碎呢，我也不想法補綴它們，連接它們；我要把它們潤飾的努力，反而會妨礙我希望在講它們的時候可以得到的最後的快樂。

我還不滿十二歲，就失去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因為再沒有留在哈浮的必要了，本來我的父親在那里當醫生的，乃決定來巴黎住，預料我在這裡可以更好的完成我的學業。她在盧森堡公園附近，租了一小幢住房，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們住在一起。弗羅拉·阿緒拜爾敦小姐，已經沒有了家族，起初當我母親的家庭教師，然後變成了她的伴侶，不久便

成了她的朋友。我當時就生活在這兩位婦人的身邊，她們同樣的老帶着溫和與悲哀的神色，現在我只能想見她們服喪的樣子了。有一天，我想，是在父親死了許久以後吧，母親把草帽的黑帶子換成了絳帶子：

『啊媽媽，』我叫起來了；『這種顏色和你多麼不合適！』

第二天她又換成了黑帶子。

我身體很弱。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念念不忘當心我疲倦，如果她們的關懷沒有把我養成了一個懶人，想必是多虧我生性真愛好工作吧。天氣一好起來的時候，她們兩個就以爲我應該離開都市了，我在都市裏黃瘦了；到六月中旬，我們就上奉格司麥，在哈浮附近，我的舅父比柯倫每年夏天在那里接待我們。

立在一所不很大，不很美，與一般諾曼地園子沒有什麼大不同的園子裏，比柯倫的家屋，

白白的兩層樓，很像前兩世紀的許多別墅。房子向園子的前面，向東，開了一二十個大窗子；後邊也有這許多；兩旁却沒有。窗子都鑲了小塊的玻璃；有些新換的，在舊的中間顯得太亮了，舊的，在旁邊，就顯得又綠又黯。有的帶一些瑕疵，我們的大人們管叫做『水泡』；從裏面看過去，樹變得扭歪了；郵差在前面經過，突然長起了一個瘤。

園子，長方形，四周都圍了牆。房子的前面是一塊相當寬大，有蔭涼的草地，繞以沙礫的小徑。在這一面，牆低了一些；因此可以看見環繞園子的農場的院子。農場照鄉下的慣例，界以山毛櫸的林蔭路。

在房子的後面，在西邊，園子展開得較為隨便。一條小徑，雜花掩映得絢爛悅目的，傍近南邊的樹牆，由一厚層葡萄牙桂樹和另外一些樹擋住了海風。另一條小徑，沿北邊的牆腳，隱入於枝叢。我的表姊妹們叫它做『暗徑』。一到黃昏以後，就不輕易上那里去冒險了。這兩條小徑直通到在下面承接花園的菜園，在降下幾級以後。然後，在菜園的底裏，一道祕密的小門，通到牆背後一叢矮樹林，山毛櫸的林蔭路，從左從右，到那里終止了。站



在西邊的門階上，可以從那一簇樹林的梢頭，望見高原，嘆賞蓋滿那里的莊稼。在天際，不甚遠，一個小村子的教堂；傍晚，空氣澄靜的時候，幾家的炊烟。

每逢好天氣的夏晚，到飯後，我們就下那個『低園』。我們走出那個祕密的小門，直走到林蔭路上一條長椅的地方，從那里可以約略俯瞰田野的景色；靠近一個廢坑的茅簷，我的舅父，我的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在那里坐下了；在我們的面前，小谷充滿了霧靄，天色在遠林的梢頭，變成了金黃。然後我們在早已昏暗的園子的底裏逗留一會兒。我們回來；我們在客廳裏重見到我的舅母，她差不多從來不同我們出去的；在我們，小孩子們，晚上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往往我們還在我們的房間裏讀書呢，當我們，很晚了，聽見我們的大人們上樓的時候。

白天，差不多所有的時候，我們若不在園子裏，定在『課室』裏，就是舅父的書齋裏，那里給我們擺好了課桌。我的表弟羅伯和我並坐了用功；我們的後邊，須麗葉和阿麗莎。阿麗莎比我大兩歲，須麗葉小兩歲；羅伯，在我們四人中，算最小。

我要在這里寫的並不是我早年的回憶，而只是與這篇故事有關的一些事情。我的故事實在可以說，開始於我父親死的那一年。也許是我的感受性——被我們的喪事刺激得太深了，若不是由於自己的悲傷，至少當由於看見了母親的哀傷——爲我預伏下新的感情吧：我過分的早熟了；那一年，我們重到奉格司麥的時候，須麗葉和羅伯顯得與我相形之下愈加幼小，而一見阿麗莎，我就猛然的覺得我們兩個已經都不是小孩子了。

不錯，就是我父親死的那一年；證實我記得不錯的，是我們剛到的時候，我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的朋友談話的房間：她們正在談我的舅母；母親氣憤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老實說，我無由想像出比柯倫舅母穿黑，正如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明的衣服。）我們到的那一天，就我記憶所及，侶西·比柯倫穿了一件羅紗服。阿緒拜爾敦小姐，照例的和和氣氣，竭力緩和我的母親；她怯生生的辯解：

「究竟，白的也算孝。」

「她披在肩上的那條紅披巾，你也叫作「孝」嗎？弗羅拉，你惹我氣惱！」我的母親

直曬起來了。

我只有在暑假裏看見我的舅母，顯然是夏日的炎熱使她穿起了輕飄的，敞口大的胸衣，她在我見慣的就是這個樣子；可是這一種露肩的樣子，比她披在素肩上的披巾的鮮豔的顏色，更叫我的母親看不過去了。

侶西·比柯倫長得非常美，我還保存了她的一張小像片，可以看見她當時的樣子，那麼年輕的風韻，直叫人要把她當作她的女兒們的大姐姐，斜坐在那里，作她所習慣的姿態：頭側到左手上，小指很嬌的向嘴唇彎去。一方空眼大的壓髮網挽住了半鬆在頸背上的大堆的鬚髮；在胸衣的開領處，一條鬆鬆的黑絲絨頸帶上掛着一個意大利嵌工的小金盒。黑絲絨腰帶打着輕飄的大結子，闊邊的軟草帽用帽帶吊在椅子的背後，一切都給她增加稚氣的風采。右手，垂在一邊，拿着一本闔好的書。

侶西·比柯倫是美洲殖民地生的；她從來不知道或者老早就失去了父母。我的母親後來告訴我，她本來是服提葉牧師夫婦收養的棄兒或孤兒。他們那時候還沒有子

女。他們不久離開了瑪提尼克，把她帶到了哈浮，那里就住了比柯倫家。服提葉家和比柯倫家常常來往；我的舅父當時在國外一家銀行裏供職，三年以後，回到老家的時候，他才看見了小侶西；他愛上了她，立即向她求婚，叫他的父母和我的母親非常不高興。侶西那時候才十六歲。其間，服提葉夫人生了兩個孩子；她開始害怕這個抱來的姊姊對於他們有什麼不良的影響，因為她的性格一個月一個月的愈來愈變得古怪了；而且他們的家計也不寬裕：這一切，我的母親無非是講來給我解釋服提葉家樂得允許了她弟弟的請求。此外據我推測，年輕的侶西開始叫他們非常為難起來了。我相當熟悉哈浮的社會，很容易想像到人家怎樣對付這個如此魅人的女孩子。服提葉牧師，我後來知道是和善，謹慎而又渾樸，遇着糾葛不會應付，見惡就完全失措的——這位大好人一定弄到了沒有法子。至於服提葉夫人呢，我不能說什麼；她死於生產她的第四個孩子，那個孩子，差不多與我同年紀的，後來就做了我的朋友：

侶西·比柯倫於我們的生活甚少關涉；她不到午飯以後，不從她的房間裏下來；她一下來就伸躺在一張沙發上，或者一張吊床上，直躺到晚上，才又懶洋洋的起來。她有時候用一方手絹掩在額上，彷彿是爲的揩汗，雖然皮膚上毫無浮光；那方手絹，以它的精緻，以它的氣味，與其說是花香，毋甯說是果香的，頗使我驚訝；有時候她從腰帶裏捏出一個銀滑蓋的小鏡子，與別的種種東西一塊兒吊在錶鏈上的；她照照自己，用一隻手指碰嘴唇，蘸一點唾液，潤潤眼角。她常常拿一本書，可是一本差不多永遠圍着的書；一片甲殼的裁紙刀老夾在書葉裏。你走近她的時候，她不會從冥想中轉出來看你。常常從她不經意或者疲倦的手中，從沙發的靠背上或者從裙子的褶襖裏，手絹掉地了，或者是書，或者一朵花，或者書籤。有一天，拾起她的書——這裏我給你講的是一點孩子的記憶——看見是一本詩，我就臉紅了。

晚上，吃過了飯，侶西·比柯倫不到我們家裏人圍聚的桌子這裏來，而坐在鋼琴那裏，悠然的彈幾支蕭邦的緩調的舞曲；有時候，切斷了拍子，她一動也不動的停頓在一個

和音上：

我在舅母的身邊常感到一種奇異的不舒服，一種出於羞窘，混合成了感嘆與恐怖的感覺。也許一種隱秘的本能先發使我敵對她；其次我覺得她看不起弗羅拉·阿緒拜爾敦和我的母親，阿緒拜爾敦小姐怕她，我的母親不喜歡她。

侶西·比柯倫，我願意不再懷恨你，願意能忘記一下你作了多大的罪惡：至少我要想法不帶了憤怒來講你。

那一年夏天——或者第二年夏天吧，因為，在總是同樣的背景裏，我的重疊的記憶有時候互相混亂了——有一天，我走進客廳去找一本書；她正在那里。我正想立即退出來；她，照例似乎不看見我的，喚我了：

「爲什麼你走得這麼快？芬龍！你怕我嗎？」

心裏直跳，我走近她去；勉強對她微笑，向她伸手。她把我的手揪在她的一隻手裏，用另一隻手撫摩我的面頰。

『你的母親給你穿得多麼壞，可憐的小東西！』

我那時候穿了一種大領的海軍服，我的舅母開始揉弄它。

『海軍服的領子要更敞開許多哪！』她一邊說，一邊解我襯衣上的一個釦子。『得！瞧這樣你不是好了一點嗎！』於是，指出她的小鏡子，她把我的面孔向她的面孔拉過去，用她的裸臂攏我的頸脖，一隻手伸進我做開的襯衣裏，一邊笑一邊問我發癢不發癢，更往下伸進去：我急的一跳，那麼猛烈，把海軍服給掙裂了；滿面通紅，任她嚷着：

『嘿！小傻瓜！』我逃走了；我跑到園子的那頭；那邊，在菜園的小水池裏，我浸一浸我的手絹，掩在額上，洗着，擦着我的面頰，我的頸脖，這位女人所碰到過的任何部分。

有些天，侶西·比柯倫『發作』起來了。那是突然間襲來的，把全家都鬧一個翻。阿緒拜

爾敦小姐趕緊把孩子們領走，使他們分心；可是無法給他們塞住那些從寢室或從客廳發出來的可怕的號叫。我的舅父失去了主意；我們聽見他在過道裏，手忙腳亂，闖來闖去，找手巾，找哥隆香水，找醇精；晚間，在食桌上，舅母還不能來，他帶着憂慮和蒼老的神色。

發作差不多完了的時候，侶西·比柯倫把她的孩子們叫到她的身邊；至少是羅伯和須麗葉；從沒有阿麗莎。每逢這種愁悶的日子，阿麗莎照例關在自己的房間裏，有時候她的父親到那里去找她；因為他常同她談話。

那些發作很驚動僕人們。有一晚，發作得特別厲害，我跟母親在一起，留在她房間裏，那裏比較不大覺察到客廳裏的事情，忽聽得廚娘在過道裏一邊跑一邊喊叫：

『先生快下去，可憐的太太要死了！』

我的舅父本來到了阿麗莎的房間裏；他下去的時候，我的母親走出去會他。一刻鐘後，他們兩個不曾留意經過我還在的房間的窗前，我聽見了母親的聲音：

『我對你說，喂：這一套，全是做戲。』一連好幾次，一字一頓：『做——戲。』



這是正當暑假快完的時候，在我們遇喪以後的兩年。我該不再常見到我的舅母了。可是趁我還沒有講攪亂我們的家庭生活的這個不幸的事件，趁我還沒有講結局以前不久，使我對侶西·比柯倫所懷的複雜曖昧的感情一變而為純粹的憎惡的那一個小小的事故，我該給你們講我的表姊了。

阿麗莎好看不好看，我還不會看呢；把我牽引在她身邊的，是另有一種魅力，不僅僅由於美貌。自然，她很像她的母親；可是她眼睛的表情，截然不同，所以我到後來才看出這一點相似。我不會描寫面孔；眉目都叫我抓不住，甚至於眼睛的顏色；我現在只記得她的微笑裏早已有點含愁的表情，以及遠離開眼睛，高舉在上面，彎彎的一線眉毛。我在別處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不，我見過但丁時代的一尊佛羅倫司的雕像；我喜歡幻想琵琶亞忒麗思小時候有她那樣彎得很大的眉毛。它們給目光，給全生命，流露出一種又聖盧又信任的疑問，——不錯，熱情的疑問。她一身都只是疑問，都只是期待：我要對你們講這種

疑問怎樣抓住了我，變成了我的生命。

然而須麗葉會顯得更美；喜悅和健康給她加上了光輝；可是她的美麗，靠近她的姊妹的優雅，總顯得更外表的，一目了然的。至於我的表弟羅伯呢，沒有什麼顯出他的特性。他只是和我差不多年紀的一個孩子；我同須麗葉，同她玩；同阿麗莎，我談話；她不大參加我們的遊戲；儘管向過去回溯到多麼遠，我只想見她莊重，溫柔的含笑，深思——我們當時談什麼呢？兩個孩子能談什麼呢？我就要想法給你們講了；可是，爲了以後不再講我的舅母，讓我先給你們講完她的事情吧。

我父親死後的兩年，我的母親和我上哈浮過復活假。我們不住在比柯倫家裏，他們在城裏的房子很小，我們住在我母親的姊妹家裏，她的房子比較大。朴朗提葉姨母，我難得有機會看見，已經孀居了多年了；我不大認識她的孩子們，他們年紀比我大得多，性情也和我很不相同，『朴朗提葉宅』哈浮人這樣叫的，實在並不在城裏，而是在俯瞰城市的那個叫做『坡頭』的小山半腰裏。比柯倫家住在鬧市附近；有一條坡道，從這一家通

到那一家，只消一忽兒工夫；我常常一天從那里爬上爬下好幾次。

那一天，我在舅父家裏吃午飯。飯後不久，他出去了；我陪他直到他的事務所，然後回朴朗提葉家去找我的母親。到那里，我聽說她同我的姨母出門了，要到吃晚飯才回家。我馬上又下城去了，我很少能自由的到那里散步，我直走到港口，海霧把天籠罩得陰沉沉的；我在碼頭上踟躕了一兩個鐘頭。突然我轉念撞回去驚一驚阿麗莎，雖然我剛離開她；我從市區內跑回去，到比柯倫家門口按鈴；我早已奔上樓梯。給我開門的女僕擋住我說：

『別上來，小先生！別上來！太太又發病。』

可是我溜過去了；我並不是來看我的舅母啊；阿麗莎的房間是在第三層樓。第一層，客廳和食堂；第二層，舅母的房間，那里正傳來講話的聲音。我得經過的那個房門正開在那里；一道光從房間裏穿出來，橫截樓梯頂；怕被人看見，我躊躇了一下，我躲開，我大爲愕然，看了這一場情景；窗簾都下着，可是兩個燭架上的蠟燭放射着一片愉悅的光亮，房

間的中央，我的舅母躺在一張長椅上；她的腳邊，是羅伯和須麗葉；她的後邊，穿中尉軍服的一個陌生的年輕人——那兩個孩子也在場，如今我覺得着實古怪；可是當時在我的年幼無知裏，倒使我安了心。——他們一邊笑一邊看那個陌生人，他用細嗓子反復說：

『比柯倫！比柯倫！如果我有一隻綿羊，我一定就叫它比柯倫。』

我的舅母也哈哈大笑了。我看見她遞給年輕人一枝烟捲，讓他點了，收回去，吸了幾口。烟捲掉地了。他縱身去檢它，假裝腳絆在一條披巾裏，摔下去，跪在我的舅母面前：託福這一場可笑的把戲，我溜了過去，沒有被看見。

現在我到了阿麗莎的門前了。我等了一會兒。笑聲，歡噪聲，從下層傳上來；也許它們蓋住了我的敲門聲，因為我不聽見回答。我推門，門無聲的開了。房間裏早已暗得我一下子辨不清阿麗莎；她是在她的床頭，跪在那里，背朝了殘留着餘光的窗子。當我走近的時候她轉過身來，然而沒有站起來，低聲說：

『噢！芥龍，爲什麼又來了？』

我低下頭去看她；她的臉上浸滿了眼淚：

這一刻決定了我的一生；我直到如今記起來還不能無慟。無疑的，當時我實在不十分知道阿麗莎悲苦的原因，可是我透切的感覺到，這一種悲苦，對於這個悸動的小靈魂，對於這個被哽咽搖撼得不能自持的纖弱的身體，太過於強烈了。

我站定在她的身邊，她跪定在那里；我一點也不知道如何表白我心裏這種新奇的感奮；可是我把她的頭緊攏到我的心頭，在她的額上緊貼我的嘴唇，從唇間流出了我的全靈魂。沉醉於愛，於憐，於熱忱，犧牲，德行的一種分不清的混合感情，我以全力訴諸上帝，獻身給他，不再能想到我此生能有別的什麼目的，除了給這個孩子遮蔽恐懼，遮蔽苦難，遮蔽生活。我終於跪下了，滿心祈禱的至誠；我把她迴護到我的身邊；矇矓的我聽見她說：

『芥龍！他們沒有看見你，是不是？噢！快走！萬不要叫他們看見你。』

然後，更低了：

「芥龍，別告訴什麼人：可憐的爸爸一點也不知道呢：」

所以我什麼都沒有告訴母親；可是朴朗提葉姨母同她不斷的竊竊私議，這兩位婦人的神秘，有心事，發愁的神情，每見我在她們密談的時候走近她們，就用來趕我的「孩子，到別處玩！」這種種都給我點明她們並非完全不知道比柯倫家裏的祕密。

我們剛回到巴黎，一通電報把我的母親召回哈浮去：我的舅母逃走了。

「同一個男人嗎？」我問阿緒拜爾敦小姐，母親把我留在她身邊了。

「孩子，你問你的母親吧；我什麼也不能回答你。」這位親愛的老友說，那個事件弄得她目定口呆。

兩天以後，她同我出發去會我的母親了。那是禮拜六。我第二天可以在教堂裏重見我的表姊妹們了，只有這一點盤據了我的心思；因為，我的孩子氣想頭很看重我們再會的這一點尊禮，究竟，我對於舅母，滿不在意，而且以不向母親探聽為榮。

那個小禮拜堂裏，那一天早上，沒有多少人。服提葉牧師，顯然是存心的，把講經的題目選定了基督這一句話：『你們要努力進窄門。』

阿麗莎坐在我的前幾排。我看見她的側面；我一眼看定了她，帶了那樣一種忘我的心情，我竟至於覺得我由她而聽見我悉心傾聽的這些話——我的舅父坐在我母親的旁邊，在哭泣。

牧師先讀了全節：『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那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然後，明細的把題目分成了幾項，他先講大路：出了神，如在夢中，我重見我舅母的房間；我重見她躺着，笑着；我重見那位煥發的軍官也笑着：就是歡笑這一個觀念也變成了一種冒犯，一種凌辱，彷彿變成了罪孽的可憎的誇大：

『進去的人也多，』服提葉牧師接下去；然後，他描寫而我看見一羣盛飾的羣衆，歡

笑着，喜孜孜的進行着，作成了行列，我覺得我不能，我不願加入，因為我若同他們走一步，就遠一步的離開了阿麗莎。——於是牧師又回到題句的冒頭，我也就看見我們得努力進的那個窄門了。在我所沉入的夢裏，想像它像一種壓榨機，我用力鑽進去，帶了一種極度的痛苦，然而裏面混和了一種天福的預感。而且這個門就變成了阿麗莎的房門；爲了要進去，我減縮自己，出空自己身上所殘存的一切自私心：『因為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服提葉牧師繼續說——由此而超乎一切苦難，一切憂愁，我想像，我預感到純淨的，神祕的，聖潔的，我的靈魂早已渴慕的另一種喜悅。我想像這一種喜悅像提琴的歌聲，又尖銳又柔和，像鋒利的烈焰，阿麗莎的心和我的心在那里融化了。我們兩個一塊兒向前走，穿了『啓示錄』裏講的白衣服，手挽手，望着同一個目標：如果這些孩子的夢令人微哂，於我有什麼要緊！我只是複述它們，毫未加以更改。也許其中顯得有一點含混，那只是在於言語，在於不完全的意像，不能把一種感情表現得很確切。

『找着的人也少，』服提葉牧師收束了。他解釋怎樣找窄門：很少人——我就要



是他們中人：

到說教的終了，我已經達到了這樣高的一種精神的緊張狀態，以致一等到禮畢，我就跑了，不想法去看我的表姊——出於高傲，早已想使我的決心（因為我已經下了）受試煉，以爲最配得上她莫如立刻離開她。

這種嚴格的教訓發見我的靈魂已經有了準備，天然的急於義務，而且被我父母的榜樣，如今在他們用來節制我心裏最初的衝動的清教徒訓練以外，錦上添花的給引向了所謂「德行」。自制在我就如同自縱在別人一樣的自然，我所身受的這一種嚴酷，並不叫我厭惡，反叫我歡喜。我向將來追求的，達到幸福所需的無限努力，反重於幸福本身；我早已把幸福與德行混爲一事了。自然，像一般十四歲小孩子一樣，我還沒有定型，還易屈伸；可是不久我對阿麗莎的愛情使我斷然的向這方面突進了。內心裏一種豁然恍悟，使我意識到了自己：我覺得自己收斂着，不甚開展，若有所待，不大關心別人，不怎樣進取，不夢想什麼勝利，除了對於自己的勝利。我喜歡讀書；遊戲之中，我只愛費心思，費力的遊戲。與我年齡相仿的同學們不大來往，湊和他們的娛樂，僅出於親善或慇懃。我却同阿培

服提葉要好，他在第二年到巴黎來跟我在一起，和我同班。他是一個可愛的，疏懶的孩子，對他我愛過於敬，可是同他我至少可以談哈浮，談泰格司麥，我的思緒老是向那里飛。至於我的表弟羅伯·比柯倫，他已經上我們的學校作寄宿生，可是比我們低兩班，我只有在禮拜天才會見他。如果他不是我表姊妹的弟弟，雖然不大像她們的，我就決不會有心看他了。

我那時候一心只想到我的愛情，藉了它的照耀，這兩方友誼對於我才有了幾分重要性。阿麗莎好像福音書裏給我講的那顆寶貴的珍珠；我是賣了一切所有以求它的那個人。雖然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我講愛情，而且把我對表姊所懷的感情稱爲愛情，可有什麼不對嗎？我嗣後所經驗到的在我看來沒有什麼更配得上這個名字了——而且，等到年紀大到明確的感到肉體的不安了，我的感情沒有多大變質，我小時候只求配得上的一那一位，我以後也從不會想法直接的占有她。工作，努力，敬虔的行爲，我把這一切都神祕的獻給阿麗莎，想出了一種過分講究的德行，常常不使她知道我只爲了她而作的事。

情。這樣子我沉醉於一種強烈的謙遜，而且習慣了，不願我的舒適，決不以任何不費力的事情爲滿足。

這種好勝心單激勵我一個人嗎？我以爲阿麗莎不見得覺得出，不見得爲了我的緣故或者爲了我而作了什麼，雖然我只爲了她而努力。一切，在她無飾的靈魂裏，都保持了最天然的美。她的德行保有了如許自在與嫺雅，看起來是十足的優游，由於她那種孩子氣的微笑，她那種莊重的目光是迷人的；我重見那種於如此溫柔中含疑帶問的目光舉起來了，我明白了我的舅父，在他的煩擾中，如何從他的長女身邊尋找了支撐，勸言和安慰。常常，在當年夏天，我看見他同她談話。他的悲苦使他老了許多；他吃飯的時候不大講話，有時候猝然表示出一種勉強的快樂，比他的沉默更難堪。他成天在辦公室裏吸烟，直到向晚阿麗莎去找他爲止；他要請了才出去；她把他像領一個小孩子一樣的領到園子裏。兩個人一塊兒，沿那條花徑，走到下菜園的階段附近的空地去坐下，我們已經向那里搬去了幾張椅子。

有一晚，我逗留在外邊讀書，躺在一棵紫色大山毛櫸樹蔭底下的草地上，和花徑只隔一層桂樹籬，擋住了眼睛，卻擋不住聲音，我聽見阿麗莎同我的舅父談話。顯然他們剛談了羅伯；我的名字隨由阿麗莎說出來了，我剛開始聽清楚他們的話，我的舅父就感嘆起來了：

「噢！他總愛用功。」

出於無心而聽了，我想走開，至少作一點動靜，讓他們知道我在那里；可是怎麼辦？咳嗽嗎？喊一聲：「我在這里哪？我聽見你們了！」：然而我沒有做聲，並非由於想多聽一點的好奇心，而是由於羞窘。而且，他們不過在那里經過，我只是很不完全的聽見他們的話；可是他們走得很慢；顯然，阿麗莎照她平常的樣子，挽了一隻輕籃子，正在摘除枯萎的花，從樹牆腳下檢起被常常襲來的海霧浸落的還沒有熟的菓子。我聽見她清亮的聲音：

「爸爸，巴利塞姑丈是一個不凡的人嗎？」

舅父的聲音低而含糊，我聽不清他的回答；阿麗莎堅持着：

「很不凡嗎，你說？」

又是太含糊的回答；然後阿麗莎又說：

「芥龍很聰明，是不是？」

我怎能不聽呢？可是不，我什麼也聽不清。她接下去：

「你相信他會成一個不凡的人嗎？」

到這裏舅父的聲音提高了：

「可是，孩子，我倒要先知道你說「不凡」是什麼意思！一個人儘可以很不凡而不顯出來，至少在人眼前；而在神眼前很不凡。」

「我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阿麗莎說。

「而且：我們能知道嗎？他還太年輕呢；唔，當然，他很有希望；可是這樣還保不定成功：」

「還必須要什麼呢？」

「可是，孩子，我能對你說什麼呢？必須要信賴，依靠，愛情……」

「什麼叫依靠？」阿麗莎打岔說。

「就是我所缺少的愛敬，」舅父悽然的回答；隨後他們的聲音終於聽不見了。晚禱的時候，我後悔出於無心的失檢，決定向表姊自首。也許這一次確有想多知道一點的好奇心混入了。

第二天剛聽我講了一些話的時候：

「可是，芥龍，這樣聽人家很不好。你該關照我們或者就走開。」

「我當真沒有聽：我無意聽，偏聽見了；而且你們只是路過。」

「我們走得很慢。」

「不錯，可是簡直沒有聽見什麼。我立刻就不再聽你們了：說，舅父怎樣回答你的，聽了你問他成功必須要什麼？」

「芥龍，」她一邊笑一邊說，「你完全聽見了你只是開我玩笑，要我複述一遍。」

「我保證你只聽見開頭：聽見他講信賴，愛情。」

「他後來說還必須有許多東西。」

「可是你，你回答了什麼呢？」

她突然板起面孔來了：

「聽他講到生活的依靠，我回答說你有你的母親。」

「噢！阿麗莎，你很知道我不能永遠有她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宗事……」

她低下頭去：

「他也是這樣回答。」

我握她的手，直抖。

「將來不管作什麼，我都是爲了你才成功。」

「可是，芥龍，我也會離開你的。」

我的靈魂進入了我的言語：



「我呢，我將永遠不離開你。」

她微微聳一聳肩膀：

「你沒有力量一個人走路嗎？我們誰都得獨自個尋上帝。」

「可是你得給我指路。」

「爲什麼你要在基督以外另找嚮導呢？你以爲我們會更相接近嗎，比諸當我們

兩個互相忘記了，祈禱上帝？」

「是的，使我們結合的時候，」我插上去；「這正是我每早每晚向他祈求的事情。」

「你不了解結同心於神中嗎？」

「我完全了解：這就是神往的聚會。在共同崇拜的東西裏，我覺得確是爲了聚會你，

我才崇拜我知道你也崇拜的東西。」

「你的崇拜不純粹。」

「不要太苛求於我了。我就是天國也儘會不看在眼裏的，倘若我在那里聚會不到

你。」

她把一隻手指掩在嘴唇上，帶幾分莊重的樣子：

『先找神的國和他的正義。』

錄下我們的對話，我很覺得，在不知道許多小孩子的談話多麼有意識而認真的人們，這些話會顯得太不像孩子話了。我能怎樣呢？我要想法子爲它們辯解嗎？不，就如同我不願意文飾它們，使它們顯得更自然一點。

我們得到了拉丁文正版 (Vulgata) 的福音書，記熟了其中許多長段。阿麗莎同我學拉丁文，以幫助她的弟弟爲藉口，其實，我猜，倒是爲了繼續跟隨我讀書的確，對於我知道她不會陪我作的任何種研究，我簡直不敢叫自己感覺興趣。即使這有時候於我有妨礙，可是決不會，如人家儘許會料想的，在於阻遏我精神的突進；恰好相反，我覺得她到處都駕輕就易的作我的先導。可是我的精神總依照她而擇路，那時候我們盤據心頭的，我們叫作『思想』的東西，往往不過是更巧妙的感通的一種推托，不過是感情的一種遮

## 蔽，愛的一種掩飾。

我的母親對於她還沒有測到深處的一種感情，起初儘也會感覺不安的；可是，現在她自覺精力就衰了，她喜歡把我們結合在同一個慈母的擁抱裏。她許久以來所患的心臟病愈來愈常常纏她了。有一次發作得特別厲害的時候，她把我叫到她跟前：

『可憐的孩子，看我真衰老得不中用了，』她對我說；『哪一天我會撇下你了。』  
她沉默了，很氣促。我忍不住叫出了似乎她等我說的話：

『媽媽：你知道我願意同阿麗莎結婚。』

我這句話無疑的正好合上了她的心思，因為她立刻接下去說：

『對了，我就是要跟你講這個，我的芥龍。』

『媽媽！』我在哽咽中對她說；『你相信她愛我吧？』

『我相信，孩子。』她溫柔的重複了幾下；『我相信，孩子。』她講得很費勁。她加上說：

「你得聽憑上帝辦。」然後，趁我把頭低到了她身邊，她把手擱在我頭上，又說：

「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孩子們！願上帝保佑你們兩個人。」於是沉入了一種昏睡狀態，我也就不想法叫醒她。

這一番談話以後就不會繼續；第二天，我的母親覺得好了一點；我又去上學，沉默重新封住了這一點半吐的機密。而且，我能更知道什麼呢？阿麗莎愛我，我一刻都不會懷疑。即使我會，經過了其後接上來的那個悲慘的變故，懷疑也就永遠從我的心上消失了。

我的母親在一天晚上，當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在身邊的時候，非常平靜的棄世了。把她帶走的那一次最後的發病起初似乎並不比以先各次更厲害；直到臨了病勢才轉而嚴重，親族們誰也來不及趕到。我是在母親的老友身邊把親人的死體看守了第一個通夜。我深愛我的母親，可是我十分驚異，我雖然流淚，竟不覺得怎樣悲痛；我哭呢，那是出於哀憐阿緒拜爾敦小姐，她看了她的朋友，比她小好多歲的，竟如此比她先被上帝召去了。可是隱祕的想到這一回喪事將促成我的表姊歸向我，我把哀痛大大的鎮住了。

第二天，我的舅父到了。他交給我說要晚一天才同朴郎提葉姨母一塊兒來的他女兒的一封信。

『：芥龍，我的朋友。我的弟弟，』她在信上說，『：我無限悵憾，未能在她死前向她說出，會使她滿意，如她所期望的那些話，現在，願她寬恕我吧！願此後單是上帝領導我們兩個吧！再見，可憐的朋友。——比往常更親切的，你的阿麗莎。』

這封信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她抱憾於沒有說出的那些話是什麼話呢，倘不是她用來給我們的將來定約的一些話？然而，我還太年輕，不敢立即就向她求婚。而且，我用得着那些諾言嗎？我們不是早就像定了婚了嗎？我們的相愛對於我們的親屬已經不再是一種秘密了；我的舅父，同我的母親一樣，不加以阻撓；不但如此，他早已把我當他的兒子了。

過了幾天，就是復活假，我到哈浮過假日，住在朴郎提葉姨母家裏，吃飯差不多總在比柯倫舅父家裏。

我的姨母菲麗歌·朴朗提葉是女人中最好的。可是我的表姊妹們和我都同她不是怎樣特別親密。不斷的事務忙得她氣都喘不過來；她的舉動沒有溫柔，她的聲音沒有諧調；不管在一天裏什麼時候，只消一感到對我們的感情滿溢得需要流露了，她就橫七豎八的把我們撫抱個不停。我的舅父比柯倫很愛她，可是，當他對講話的時候，我們一聽他的聲音，就很容易覺出他如何更喜歡我的母親了。

『可憐的孩子，』有一晚她開始說，『我不知道今年夏天你想幹什麼，可是我要等知道了你的計劃，然後才決定我自己要幹什麼；倘若我會於你有用的：』

『我還沒有怎樣想過呢，』我回答她。『也許我要旅行。』

她接下去：

『你知道，我這里同奉格司麥一樣，你夾總是歡迎。你也會叫你的舅父，叫須麗葉喜歡的，倘若到那邊去：』

『你的意思是說阿麗莎。』

「真的對不住：你會相信嗎，我本以為你是愛的須麗葉！直等到你的舅父給我講了：還不到一個月呢：你知道，我非常愛你們，可是我不十分深知你們；我太少機會見你們了：並且我不大觀察；我沒有工夫關心於我無甚關係的事情。我看見你總是同須麗葉玩：我常常想：她那麼好看，那麼活潑。」

「不錯，我現在還願意同她玩，可是我愛的是阿麗莎：」

「好極了！好極了！隨你：至於我，你知道，儘可以說我不大知道她，她不如她的妹妹好講話；我想，如果你選中了她，你當有選擇的理由。」

「可是，我愛她並非出於選擇，我也從沒有想過我有什麼理由：」

「別着惱，芥龍；我對於你講話並沒有惡意：你叫我忘了我想對你說的話了：啊！對了，我想，當然，結局總歸是結婚的；可是，你還在服內，你照規矩還不好就訂婚：而且，你還太年輕：我想過，現在你沒有母親在一起，你一個人住在奉格司麥，有點觸目：」

「可是，恰好就爲了這一點我才說要旅行啊。」

「不錯。唔！孩子，我想過，有我在那里，什麼都方便了；我已經準備好空出一部分的夏天。」

「只要我一請求，阿緒拜爾敦小姐一定高興來的。」

「我早已知道她要來的。可是那樣還不行！我也要去的。噢！我無意替代你可憐的母親，」她補充說，忽然嗚咽起來了；「可是我可以管家務：唔，你，你的舅父，阿麗莎，叫你們都不至覺得有什麼不便。」

我的姨母非麗歇算錯了她在那里的效驗。實際上，我們只是因為她才感覺不便呢。照她所說的，她在七月初就到奉格司麥住，阿緒拜爾敦小姐和我不久也上那里和她聚在一起了。藉口幫助阿麗莎照料家務，她把這個素來安靜的家裏充滿了不斷的喧噪。爲了討好我們，爲了如她所謂叫「什麼都方便」，她把慇懃獻得非常過分，以至於我們，阿麗莎和我，在她面前差不多總是很拘束，很緘默。她一定以爲我們很冷淡：即便我們不沉默，



她難道就會了解我們這一種愛情的性質嗎？——須麗葉的性格倒是同這一種繁冗合得來的；也許看見她對於小姪女流露出太顯然的偏愛，我對姨母的感情沾上了一點不快的感覺。

有一天早上，郵差來了以後，她叫我去：

「可憐的芥龍，我非常難過；我的女兒病了，要我回去；我不得不離開你們了：」

滿懷着無用的過慮，我去找我的舅父，不知道我的姨母走後我可以不可以還留在奉格司麥。可是我的話剛開始：

「什麼，他就嚷起來了，『我可憐的姊姊還想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弄複雜嗎？』」  
「爲什麼你要離開我們呢，芥龍？你不是早就像我的兒子了嗎？」

我的姨母在奉格司麥只住了十四五天。她一走，家裏就閒適起來了；家裏重新棲息了這種很像幸福的恬靜。我的居喪並沒有把我們的愛情籠暗了，反而增厚了。一種單調

的生活開始了，在其中，有如在一个很宏亮的地方，我們心裏的最輕微的激動都可以聽得出。

我的姨母走了幾天以後，有一天晚上，在席間，我們談論她——我記得：

「多麼騷擾啊！」我們說。「難道生命的波浪不給她的靈魂留一點休息嗎？愛之美貌，你在這里作怎樣的反映呢？」：因為我們想起歌德的話來了，他在講史坦因夫人的時候，寫道：「看世界反映在這個靈魂裏一定很美。」我們立刻就定了一種階級制，把想象力尊為最高級。我的舅父，本來一直不做聲，到那時候就帶了悲哀的微笑責備我們說：

「孩子們，」他說，「即使破碎的，上帝總會認識他的映像。我們慎勿以人們一生裏的瞬間來判斷他們。你們不喜歡我這位可憐的姊姊的地方都是種種事情的結果；我太熟習那些情形了，無法像你們一樣嚴酷的批評她。年輕時候的可愛的氣質，老來沒有不會變壞的。你們所謂「騷擾」，在菲麗歌，原先不過是叫人喜歡的精神煥發，天真爛漫，爽快與變嬌：我們從前實在與你們現在沒有多大的不同。我頗有點像你，芬龍，也許比我

所知道的還要像。非麗歇很像現在的須麗葉：對了，甚至於模樣也差不多——忽然我像重見了她。」他轉向她的女兒說，「聽了你談笑裏的某些種聲音；她有你的微笑——還有那一種姿勢，她不久便失了的，像你那樣的，有時候，什麼也不作，老是坐着，臂肘撐在前面，頭額支在交錯的手指上。」

阿緒拜爾敦小姐向我轉過臉來，差不多暗暗的：

「你的母親，阿麗莎像她。」

那一年夏天非常出色。一切都似乎沉浸於蔚藍。我們的热情戰勝了災難，戰勝了死陰影。在我們的面前倒退。每一天早上我由快樂催醒；我黎明即起，奔出去迎太陽：現在夢想起那個時候，我就重見了當時滿野的露水。須麗葉比夜裏睡得很晚的阿麗莎起得早，常同我一塊兒走到園子裏。她做了她的姊姊與我之間的信使；我向她沒有盡頭的講我們的愛情，她似乎也永遠聽不厭。我對她說了我不敢對阿麗莎說的話。在阿麗莎的面前，因

爲過於愛她了，我反而變得生怯，變得拘束。阿麗莎好像也隨和這一種把戲，喜歡我同她妹妹興高采烈的講話，不知道或假裝不知道我們實在只是談論她。

愛之美妙的矯飾，甚至於就是愛的充溢之美妙的矯飾啊，由於怎樣一條祕密的道路，你把我們從笑引到哭，從最天真的歡樂引到德行的苛求呢？

夏天那麼純淨，那麼平滑的逝去，它那些溜去的日子，差不多一點也不容我的記憶留下什麼到今日，惟一的事情就是談話，讀書：

『我做了一個悲涼的夢，』阿麗莎對我說，在暑假臨了幾天的一個早上。『我夢見我活着，你却死了。；我沒有看見你死。只是你死了。這太可怕；這太不近情了，我終得以認定你只是不在罷了。我們分開在兩處，我覺得有法子和你聚在一起；我尋思怎樣辦，爲了達到你那里，我那麼用力，以至於把我激醒了。』

『今天早上，我相信我還在這個夢的印象之下；彷彿我還繼續做這個夢呢。我覺得』

還和你隔開，而且要和你隔開許久，許久——」她很低的加上說：『乃至盡我的一生——覺得我們的一生都得作一個極大的努力：』

『爲什麼？』

『每人作一個極大的努力以求我們重聚在一起。』

我沒有認真或不敢認真聽她的話。我的心跳得很利害，忽然有了勇氣，我好像作爲抗辯，對她說：

『至於我，今天早上，我夢見我正要同你結婚，那麼牢靠，什麼也不能分開我們——除了死。』

『你以爲死能分開嗎？』她接口說。

『我的意思是：』

『我倒以爲它能聚合：對了，聚合生前分開了的東西。』

這一番話深入了我們的內心，我現在還甚至於聽得見我們講話的音調呢。然而我

到後來才完全明白了它們的嚴重性。

夏天逝去了。田野的大部分早已空了，望去分外的遠廓。我臨走的前晚，或更前一晚，我和須麗葉走往低園的小樹林。

「你昨天背給阿麗莎聽的是什麼？」

「什麼時候呢？」

「在石坑前面的長椅上，在我們把你們拋落在後邊的時候……」

「啊！波特萊的一些詩句吧，我想……」

「哪些？你不肯念給我聽。」

「不久我們將沉入寒冷的陰暗。」

「我很不樂意的唸起來；可是她，立即搶上來，用一種變了的顫抖的聲音唸下去：」

「再會吧！我們太短的夏天的明朗。」

「怎麼！你也知道嗎？」我叫起來了，非常驚訝。「我一向以為你不喜歡詩……」

「爲什麼呢？是因爲你從來不唸給我聽嗎？」她說，一邊笑，可是有一點勉強：「有時候你似乎以爲我十足的愚鈍。」

「一個人可以很聰明而並不喜歡詩。我從沒有聽見你唸過詩，或者要我唸過詩。」

「因爲那是阿麗莎的事情……」她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突然問：

「你是後天走嗎？」

「是的，我得走了。」

「今年冬天你要作什麼呢？」

「讀高等師範第一年。」

「你想什麼時候同阿麗莎結婚呢？」

「先要等服了軍役。甚至於也要等知道得清楚一點我將來要作什麼。」

「你現在還不知道嗎？」

『我還不想知道。使我感覺興趣的事情太多了。我儘可能的延宕下去，直到我必須選擇，只能作一門的時候。』

『也因為怕定下來，你才展緩你的訂婚嗎？』

我聳一聳肩膀，沒有回答，她追問下去：

『那麼，你們不訂婚還等什麼呢？你們爲什麼不立刻訂婚呢？』

『可是我們爲什麼要訂婚呢？不宣告外邊人，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將來也是，屬於彼此的，不是已經夠了嗎？如果我樂意對她以我的終生相許，你以爲我用約來繫住我的愛情才算好嗎？我不以爲然。誓言在我看來是對於愛情的一種侮辱：我要同她訂婚，惟有等我不信任她了。』

『我不信任的不是她：』

我們慢慢的走去。我們走到了以前無意中聽見阿麗莎同她父親談話的地方。我忽然想起，阿麗莎，我看見她到園子裏來的，也許正坐在路口，她儘許也會同樣的聽見我們



談話吧；我不敢直接對她說的話現在好讓她聽見的可能性立刻引誘了我；覺得我這個詭計很好玩，提高了聲音：

『噢！』我嚷着，帶了我這等年紀所不免的那種有一點鋪張揚厲的激昂，而且過分注意了我的措辭以求從須麗葉的話裏聽出她留下不說出來的一切話：『噢！只要我們能，俯臨我所愛的靈魂，看見那裏面，像在一個鏡子裏面，我們投入了何等的映影啊！能通曉別人像通曉我們自己一樣，比通曉我們自己還清楚啊！何等的甯靜在我們的柔情裏！何等的純淨在我們的愛情裏！』

我把須麗葉的激動視爲我這一套平庸無足道的賣弄聲情的效果。她突然把頭掩在我的肩上：

『芥龍！芥龍！我願意靠得住你一定會使她幸福！如果她也要因爲你而痛苦呢，我準會深惡痛絕你。』

『可是，須麗葉，』我嚷着，一邊抱她，托起她的頭，『我自己也要深惡痛絕我自己。如

果你知道啊！可是，是爲的要更好的就同她一起開始我的生活，所以我還不願意決定我的事業哪！我把全部的未來都懸繫在她的身上哪！沒有她我也能做的一切，我都不願作：」

「你對她講這一點的時候，她說什麼呢？」

「我根本從沒有對她講過！從沒有；也是因此我們還不訂婚；我們之間更談不到結婚的問題，也談不到我們以後要作什麼的問題。須麗葉啊！同她一起的生活在我看來美得直叫我不敢：你懂嗎？不敢跟她講。」

「你要幸福猝然的降臨她嗎？」

「不並不是那樣。可是我怕：叫她害怕，懂嗎？我怕這種極大的幸福，我預先瞥見的，會把她嚇着了！——有一天，我問她，她不想旅行，她對我說她一點也不想；說在她就滿足了，只要知道有那許多地方，知道它們美，知道別人可以去：」

「你呢，芥龍，你想旅行吧？」

「走遍天下！一生在我看來就是一個長途的旅行——同她，遍歷羣書，衆人，諸國：你可曾想到這兩個字的意義：起錨？」

「我常常想到，」她喃喃的說。可是我不留心她，讓她的話像可憐的傷鳥似的落在地上，我接下去：

「夜裏出發，醒在黎明的眩光裏；感覺只有我們兩個在不定的波浪上……」

「到達一個海港，小時候早就在地圖上看過的；那裏一切都新奇：我想你在船橋上，同阿麗莎下船，她倚在你的胳膊上。」

「我們趕快上郵局，」我笑着接下去，「領取須麗葉寫給我們的信……」

「寄自奉格司麥的，她還留在那裏，你們覺得那裏太小，太淒涼，太遠了……」

她當時的話確是如此嗎？我可說不準，因為我說過，我心裏充滿了愛情，除了愛情的表白，簡直什麼也聽不見。

我們走近了路口，正要折回來的時候，阿麗莎突然從陰影裏露出來了。她面色那麼

蒼白，須麗葉不由得叫了一聲。

『的確，我覺得不大舒服，』阿麗莎匆匆的說，有點口吃。『夜氣冷。我想我還是回去的好。』馬上離開了我們，她用急步向房子那裏走去了。

『她聽見我們說的話了，』須麗葉叫起來了，在阿麗莎一走遠的時候。

『可是我們沒有講什麼可以叫她痛苦的。恰好相反：』

『讓我走吧，』她一說，就跑去追她的姊姊了。

那一夜，我睡不成覺。阿麗莎出來吃飯的，可是飯後立刻回去了，說是傷頭痛。我們的談話被她聽去了什麼呢？我很不安的回想着我們的話。然後我想也許我錯了，同須麗葉走得太靠近了，任我的胳膊擋在她身上了；可是那是小時候的習慣；阿麗莎早已看見我們這樣走過千百次了。啊！我真是盲目得可憐，摸索着我的錯處，竟一刻都沒有想到須麗葉的話，雖然我聽得那麼不經意，我記得那麼不清楚，也許阿麗莎已經聽見個明明白白呢。沒

有關係！惑於我的不安，懼於念及阿麗莎會懷疑我，再也想不出別的危險，我決定，不管我對須麗葉聲言過什麼，甚或由於她對我講的話發生了影響，我決定克制我的過慮，我的恐懼，第二天同她訂婚。

這是我臨走的前夜。我以為她的悲哀可以歸因於這一點。我覺得她躲避我，一天過去了，我終不能單獨跟她在—起；怕走前同她講不到話，我不由得在晚飯前不久逕自到她的房間裏；她正在帶一個珊瑚的項鏈，抬起胳膊來結它，背朝了房門，低着頭，從肩上看兩支點着的蠟燭之間的鏡子。她先是在鏡子裏面看見了我，繼續在那裏面看了我一會兒，沒有轉身。

「噫！我的房門沒有關嗎？」她說。

「我敲過；你沒有回答。阿麗莎，你知道我明天走了嗎？」

她不回答什麼，只是把她沒有扣上的項鏈放在壁爐架上。「訂婚」這個名詞我覺

得太露，太粗野；我用了不知道什麼一些曲折話來代替了。阿麗莎一懂我的意思，她似乎就立不穩了，靠住了壁爐架；可是我自己也顫抖得那樣利害，我戰戰兢兢不敢向她看。我離她很近，沒有抬起眼睛來，握了她的手；她並不掙脫，而把臉沉下一點，把我的手提高一點，把嘴唇貼上去，半倚着我，喃喃的說：

『不，芬龍，不，我們不要訂婚，我請你：』

我的心跳得非常劇烈，我相信她覺得出；她更溫存的重新說：『不，還不要：』

聽見我問她：

『爲什麼？』

『倒是我應該問你：爲什麼？爲什麼變了呢？』

我不敢跟她談起前一晚的談話，可是顯然她覺得我正想到那上面，彷彿回答我的思想，她向我一眼看定了說：

『你錯了，朋友：我不需要那麼多的幸福。我們這樣不是已經夠幸福了嗎？』

她勉強要微笑而笑不成。

『不，因為我得離開你。』

『聽啊，芥龍，我今晚不能同你談：不要糟蹋我們最後的時辰：不；不。我照常愛你；你放心。我要給你寫信，明天：等你一走。——現在走吧！瞧，我哭了：走開吧。』

她推開我，輕輕的解開我——而這就是我們的辭別了，那一晚我再不能跟她說什麼話了，第二天，當我動身的時候，她關在自己的房間裏。我看見她在窗口揮手示別，看着我坐的馬車漸漸的遠去。

那一年我差不多沒有看見阿培·服提葉；不等徵召，他就自願的入了伍，我則準備學士位，重上了一年的修辭班。比阿培小兩歲，我把軍役展延到高等師範畢業以後，我們兩個就要在當年上那裏讀一年級了。

我們很歡樂的又見了面。從軍隊裏出來，他旅行了一個多月。我怕看見他變了；可是他無非更添了自信，而毫未失去他可愛的性質。開學前一天的下午，我們在盧森堡公園玩的時候，再也忍不住隱藏我的心事了，我就對他詳談了我的戀愛，他是早就知道有那回事了。過去一年來，他得了一點對付女人的經驗，因此他擺起了一點自負的居高臨下的神氣，可是並不叫我生氣。他笑我未能想法子說下了他所謂最後的一言，他作為一條原理，說必須永遠不要讓一個女人回復了主意。我讓他說去，心想他這些高論對於我對



於她都毫無用處，而無非表明他不了解我們罷了。

我們到家的第二天，我接到這封信：

「親愛的芬龍：

「我已經細細的考慮過你向我提出的事情」（我提出的事情！這樣稱我們的訂婚）『我怕我對於你年齡過大了。你現在也許還不覺得，因為你還沒有機會看見別的女子；可是我想到日後我會受到何種痛苦，倘若我從你以後，看出我不能再叫你喜歡了。讀我的信，你一定要非常生氣了；我相信聽見你的抗議呢；然而我還是請你等一等，等你在人生的道上再深入一點。

『要明白我在這裏說的完全是爲了你自己。因爲在我這方面，我深信我永遠也不會不再愛你。

「阿麗莎。」

不再相愛！還會有這樣的問題嗎！——我與其說覺得悲哀，毋甯說覺得驚訝，可是心裏覺得非常亂，以致我立刻跑去把這封信給阿培看了。

「唔，你打算怎麼辦？」他說，在他搖着頭，閉着嘴唇，把信讀過了的時候。我舉起了胳膊，非常躊躇，非常苦惱。「至少我希望你不要答覆，同一個女人辯論起來，那就糟了：聽我說：禮拜六到哈浮過夜，我們禮拜天早上可以到奉格司麥，然後趕回來上禮拜一的早課。我自從服役以來還沒有會過你那些親戚；這是一個理由充分的推託，而且於我很有面子。倘若阿麗莎知道這不過是一種藉口，那更好！你和阿麗莎談話的時候，我可以找麗葉。你可不要再做小孩子：老實說，你的經過裏有些地方我不大了解；你想必沒有完全講給我聽：沒有關係！我總會明白的：最要緊是不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去：你必須襲取你的表姊，叫她猝不及防。」

當我推開園子的柵欄門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利害。須麗葉立刻跑來迎接我們了。阿麗莎，在衣房裏忙着，並沒有趕緊走下來。我們正在同我的舅父和阿絡拜爾敦小姐談話的時候，她終於走進了客廳。卽或我們的猝然而至有點使她狼狽吧，至少她安排得不露一點聲色；我想起阿培對我說的話，想起她正是爲了防範我才那麼久不出來吧。須麗葉極度的興奮使她的拘謹顯得愈加冷淡。我覺得她不贊成我的回來；至少她想法在她的神情裏表示出不贊成，我不敢想像這種不贊成背後會潛伏了另一種較爲激烈的感情。我們隔開一點，坐在一角，靠近窗子，她似乎全神都貫注於一件繡物，微動着嘴唇，數針脚。阿培講話——幸而因爲，在我呢，我覺得講不出一句話，若不是他講了這一年從軍和旅行的雜話，這次會面的最初那一場一定是沉悶極了。我的舅父自己也似乎特別有心事。一吃過午飯，須麗葉把我拉過一邊，領到園子裏。

「你想得到嗎，人家向我求婚了！」等到只有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她就嚷起來了。『菲麗歇姑母昨天寫信給爸爸傳達了尼末一位葡萄園主對我的意思。她說那個

人很好，他今年春天在交際場上遇見了我幾次，因而中意了我。」

「你注意到了他沒有，那位先生？」我問她，不由自主的對那位求婚者起了一種敵意。

「唔，我看清楚了他是一個什麼人。吉訶德先生一流人，好性子，沒有教養，很醜陋，很俗氣，頗有點可笑；在他面前姑母也板不起面孔的。」

「他有什麼：機會嗎？」我說，用了一種嘲笑的口氣。

「得了，芬龍！你別打趣我！一個做生意人：如果遇見過他一面，你就不會這樣問我了。」

「可是：舅父怎樣回答呢？」

「就是依照我回答：我太年輕，還不配結婚：可是不幸，」她一邊笑一邊接下去說，「姑母預料到會有這一種異議；她在信後追一筆，說愛德華·台西埃先生——這是他的名字——願意等下去，說他所以立即表示者無非是爲的聲請「候補」：真荒唐；可

是你看我怎麼辦呢？我可不能說他長得太醜陋呀！

「不妨說你不願意和一位葡萄園主結婚。」

她聳一聳肩膀：

「這種理由在姑母的頭腦裏是講不通的。——不要講它了。——阿麗莎給你寫信沒有？」

她把話講的非常快，似乎心裏很亂。我把阿麗莎的信交給她，她讀下去，臉上很紅。我似乎在她的聲音裏聽得出一種忿怒的調子，當她問我說：

「那麼你要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我回答。「現在我到了這裏，我覺得倒是在信上說容易，我早已怪自己不該來了。你明白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嗎？」

「我知道她要讓你自由。」

「可是我在乎我的自由嗎？你知道她爲什麼要給我寫這樣的信嗎？」

她回答我說『不知道？』那麼冷冷的一句，叫我縱然完全猜不透真相，至少從那一刻起相信須麗葉或許不至於不知道。然後，在我們走到的小徑的轉角上，突然的轉過身來：

『現在讓我走吧。你來不是爲了要同我講話。我們一塊兒待了太久了。』  
她一溜烟向屋裏跑去了，一會兒，我就聽見她彈起了鋼琴。

當我走進客廳的時候，她正在同已經走到她身邊的阿培談話，一邊還彈着，可是現在彈得懶洋洋的，好像只是信手漫弄而已。我撇下了他們。我在園子裏徘徊了許久，尋找阿麗莎。

57

她是在果園的底裏，在一道低牆的脚下採摘初開的菊花，花香混和了山毛櫸的死葉香。空氣涵滿了秋意。太陽只微微的曬暖了籬樹；可是天宇是東方式的澄清。她的面孔，鑲在，幾乎是藏在一頂西蘭大帽子的奧裏。這頂帽子是阿培從旅行中帶回來給她的，她立刻

戴起來了。當我走近去的時候，她起初不轉過身來，可是由於她制不住的一陣輕微的顫抖，我知道她已經聽出了我的脚步；我立刻堅定起來，勇敢起來，以備反抗她的責備，她的目光將要加於我的嚴厲。可是當我走得很近了，早已彷彿出於畏懼而放慢了脚步的時候，她雖然還不向我轉過臉來，只是低着臉有如一個賭氣的小孩子，却向我，差不多從背後，伸過一隻握滿了花的手來，似乎在招我前去。可是，出於淘氣，一看見這個手勢，我反而停住了，她乃終於轉過身來，向我走了幾步，抬起臉來，我看見臉上滿是笑容。經她的目光一照，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又單純，簡易，以至於不費氣力，不變聲音，我開始說了：

「是你那封信把我叫回來的。」

「我早就料到了，」她說，然後，用聲調鏗鈍了譴責的鋒芒：「也就是這一點叫我生氣的，爲什麼你誤會了我的話呢？實在很簡單呀：」（悲愁，困難，現在我早覺得實在只是想像而已，只在我頭腦裏存在罷了。）「我們這樣已經是幸福了，我早就對你說過了：那麼當你要我變更的時候，我拒絕，你爲什麼見怪呢？」

的確，我在她身邊覺得很幸福，十足的幸福，以至於我的思想一心求與她的思想一點都沒有什麼不合處；我早已不希冀她的微笑以外的什麼，只求和她，那麼樣，在一條暖和的，繁花夾道的小路上，攜手同行。

『如果你甯願如此，』我鄭重的對她說，一下子拋棄了其他的一切希望，委身給了當前這一種完全的幸福，『如果你甯願如此，我們就不要訂婚了。我接到你那封信的時候，我就明白我們實在是幸福的，也明白我們要不再幸福了。噢！把我原來的幸福還了我吧；我少不了它。我愛你深，大可以等你一輩子；可是，若說你要不再愛我，你懷疑我的愛情，阿麗莎，這種想頭真叫我受不了。』

『唉！芥龍，我不能懷疑的。』

她對我說這句話的聲音是又沉靜又悲哀的；可是照耀在她臉上的笑容依然是很美，如此明朗，叫我不由得抱愧於我的疑懼，我的抗議了；當下我覺得無非是由於它們，她的聲音裏才潛伏了給我覺出來的一點哀韻。毫無聯絡，我就跳過去講了我的計劃，我的



學業，以及使我抱了極大希望的新生活。高等師範那時候不像它以後變成的樣子；它那種相當嚴格的訓練只能叫疏懶或頑劣的學生們不舒服，於好學的努力却大有幫助。我很喜歡那種近於修道院生活的風氣，使我隔絕了世面，那實在也不大能吸引我，只要想到阿麗莎會怕的，我也就立刻覺得可憎了。阿緒拜爾敦小姐在巴黎保留了原先同我母親合住的那幢住宅。除她以外，在巴黎簡直不認識什麼人，阿培和我每逢禮拜天要在她那里消磨幾個鐘頭；每逢禮拜天我要給阿麗莎寫信，不讓她不知道我生活裏的任何細節：

我們現在是坐在敞蓋的菜園架上，胡瓜的粗藤從裏面胡亂的爬出來，最後結的瓜也已經被採去了。阿麗莎聽我，問我，我以先還不曾感覺過她的柔情如此般，她的溫情如此切。恐懼，憂慮，甚至於最輕微的激動，都在她的微笑裏消散了，化入那種可愛的親密裏，像霧靄化入了天空的純藍裏。

然後，在山毛櫸的一張長椅上，須麗葉和阿培到了那裏會我們的，我們一塊兒把其

餘的時間消磨於朗誦史文朋的『時間的勝利』。各人輪流讀一節。黃昏到了。

『得！』當我們走的時候，阿麗莎吻別我，對我說，一半開玩笑，可是帶了那種大姊姊的樣子，也許是由我唐突的舉動引起她擺出來的，而她也喜歡擺出來的。『答應我以後不要再這樣荒唐了：』

『怎樣，你定了約了嗎？』重新剩了我們兩個在一起的時候，阿培就問我了。

『朋友，已經談不到這個問題了，』我回答，立刻又用了截住任何新問話的語氣，加上了一句：『這樣更好得多。我從沒有像今晚那樣的幸福了。』

『我也是的，』他叫起來了；然後，猝然的抱住了我的頸脖：『我告訴你一件極好的，了不得的事情！芥龍，我發狂一般的愛上了須麗葉了！去年我早已有點意識到；可是我以後有了閱歷，我非等到重見了你的表姊妹們，一點也不願意告訴你。現在，好了；我的一生有了着落。』

我愛，我怎麼說愛——我崇拜須麗葉！

好久以來，我就一直覺得對於你有一種襟兄弟的感情了……」

然後，笑着，鬧着，他用盡氣力來抱我，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在我們坐往巴黎的火車坐墊上滾來滾去。我被他的吐露弄得目瞪口呆，我覺得他的言語裏混進了舞文弄墨的矯飾，也有點不舒服；可是有什麼法子抗拒這樣的狂熱，這樣的歡樂呢？

「怎麼！你已經表白了嗎？」我終得以趁兩段傾吐的隙間插進去問了他一句。  
 「沒有，當然沒有！」他喊着：「我不願意燒掉故事裏最美的一章。」

戀愛中最好的時期

並非當你說：我愛你……

得！你不至於見怪吧，你，你這位慢性大家。」

「可是，究竟，」我有點着惱的接下去，「你以為她那方面……」

「沒有注意到她重見我有點不好意思嗎！我們在那邊的時候，自始至終，她那麼心亂，那麼一陣陣臉紅，那麼喋喋不休……不，你什麼也沒有注意到，自然；因為你一心專注於阿麗莎了……還有，她怎樣問我哪！她怎樣傾聽我的話哪！一年來，她的智慧發展得着實厲害。我不知道你何由而認為她不讀書；你以為阿麗莎才有份……可是，老朋友，她知道的東西可真驚人哪！你知道我們在晚飯以前作什麼消遣？背但丁的短曲（Canzone）；我們各人唸一行；我背錯的時候，她給我改正。你知道：

*Amor che nella mente mi ragiona*

（愛情在靈魂裏與我理論）

你沒有對我講過她學過意大利文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說，頗有點驚訝。

「怎麼！當我們開始唸那首短曲的時候，她對我說是你指點給她的。」

「她想必聽見我對她的姊姊讀了它，哪一天，當她照平日的樣子，在我們旁邊談話或者刺繡的時候；可是她從不曾顯出她懂呢。」

「真的！阿麗莎和你給自私心弄糊塗了。你們完全沉浸在你們自己的愛情裏，你們一眼都不看一看那點智力，那個靈魂的驚人的開花！並不是我要恭維自己，可是實在我來的正是時候：可是不，不，我並不懷怨你，你是知道的，」他說，一邊又擁抱我。「只是答應我！這些話一句也不要告訴阿麗莎。我自己一個人管自己的事情。須麗葉已經到了我的手裏，這是無疑的，而且很穩，我膽敢把她留攔到下一個假期。我甚至於想從現在到那時候，不給她寫一封信，可是，新年假，我們可以上哈浮過，那時候：」

「那時候：」

『唔！阿麗莎一下子就聽說我們訂婚了。我打算辦得十分敏捷。你知道以後要怎麼樣了？阿麗莎的承諾，你不能得到的，我用我們的榜樣強迫的爲你弄到手。我們要勸服她說我們不能在你們結婚以前舉行婚禮：』

他繼續說下去，把我沉浸入源源不竭的語流，火車到了巴黎也不停，我們進了高等師範也不停，因爲，雖然我們從火車站步行到學校，雖然夜已深了，阿培還陪到我的房間裏，在那裏我們又把談話延長到天明。

阿培的熱忱把目前和將來都安排好了。他早已想見，敘述我們的雙婚禮；想像，描寫每人的驚喜耽戀這種種佳話；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友誼，他在我的戀愛裏盡的職司。我禦不住這樣動人心目的一種熱，終於自覺被透入了，緩緩的屈服於這些妄想的魔力了。託福了我們的愛情，我們的野心和我們的勇氣都膨脹了；一出學校，我們的雙婚禮由服提葉牧師主持了以後，我們就四個人一塊兒出發旅行了，然後我們投身去幹大事業，由我們的夫人自願的充我們的合作者。阿培，不大喜歡教書生活，自以爲生來合於當著作家

的，由於幾本成功的戲劇，很快的獲得了他所缺少的財產；至於我，嗜好研究甚於嗜好研究，究中可以得到的利益的，我想致力於研究宗教哲學，我打算給寫一部歷史；可是現在追想起那麼些希望來有什麼用處呢？

第二天我們就埋頭工作了。

時間，直到年假，非常短促，我的信心，受了上次同阿麗莎談話的激揚，不會有片刻的動搖。照我所約定的，我每禮拜天給她寫很長的信；其餘的日子，遠離同學，差不多只同阿培來往，我以想念阿麗莎過活，在我愛讀的書裏給她作許多標識，讓我自己在其中所尋求的興趣受制於她在其中會覺感到的興趣。她的信仍不免使我不安；雖然她相當按時的答覆我的信，她追隨我的熱心，我以為寧出於鼓勵我工作的心機，而不是出於她自由衷的愛好；甚至於我覺得賞鑑，討論，批評，在我無非是用來表明思想的方法，在她，恰好相反，都利用了向我隱瞞她的思想。有時候我懷疑她是否不是開玩笑：沒有關係！決定了什麼都不埋怨，我在信裏一點也不讓透露出我的不安。



到十二月底，阿培和我上哈浮去了。

我下榻在朴朗提葉姨母家裏。我到的時候，她不在家。可是我剛在我的房間裏安頓下來，一個僕人就來通知我說她在客廳裏等我了。

她一問完我的健康，我的居處，我的學業，不再多費心機，立即放縱了親切的好奇心：

「你還沒有說，孩子，你在奉格司麥住得滿意不滿意？你的事情可有點進展嗎？」

我得硬起頭皮來忍受姨母的心直口快；可是，儘管我聽見她如此簡略的講那些即使用最純潔，最溫柔的言語來講也似乎有點唐突的感情，心裏如何痛苦，無奈她講話的語氣是那麽坦率，那麽懇切，我若動氣，未免說不過去。

不過，我起初不能不稍有點不服：

「你在春天不是對我說過你以爲訂婚還嫌太早嗎？」

「不錯，我知道；起初總是這麼說，」她接口說，一邊抓住了我的一隻手，動情的緊握在她的手裏。「而且，礙於你的學業，你的軍役，你非過好幾年不能結婚，我很知道，再者，在

我個人，我不贊成長期的婚約；那要把年輕的姑娘們苦死了：雖然有時很讓人感動：不過，不必把婚約公開：只叫別人明白——噢！很審慎的——再也用不着想法來那麼一套；而且，你們的通信，你們的往來，那樣就等於立了案了；再者，倘若有一個對手出來——這是有大可能的，『她含笑而委婉的陳說，』那樣就可以微妙的回答：不；不值得費心了。你知道有人向須麗葉求婚了！她今年冬天很惹人注目。她還嫌年輕一點，她也就是這樣回答了；可是那位年輕人表示等下去——他也不確是一位年輕人了：總之，他是一個極好的對手；人很可靠；你明天還可以看見他；他要來我這裏過聖誕節。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印象。』

『我怕，姨母，他不要白辛苦吧，我怕須麗葉心目中另外有人，』我說，竭力不立刻說出阿培的名字。

『噢？』姨母說，疑問的，一副不信的樣子，努着嘴，側着頭。『你說得我好驚訝啊！爲什麼她一點都沒有對我說過呢？』

我咬緊嘴唇不再多說。

「好吧！我們就可以分曉的。須麗葉最近有點不自在，」她接下去。「……可是，現在我們談的不是她：啊！阿麗莎也非常可愛：到底，你對她宣告過嗎，有過沒有？」

雖然這個名辭：宣告，在我看來是太粗野，太唐突，叫我全心都起了反感，却因為劈面撞到了這一句問話，又不曾撒謊，我有點狼狽的回答：

「有過，」覺得我的臉上發燒了。

「她說了什麼呢？」

我低了頭：我本想不回答。愈加狼狽，彷彿不由自主，我却說了：

「她拒絕訂婚。」

「唔！她有道理，那個小丫頭！」姨母說。「你們有的是時間，當然……」

「噢！姨母，不要再提了，」我說，想阻止，沒有辦到。

「而且，這也不叫我奇怪；我總覺得她比你懂事，你的表姊……」

我不知道那時候怎樣了；顯然是被她的盤問激亂了；我覺得我的心忽然裂開了像一個小孩子，我讓頭滾轉在好姨母的膝上，嗚嗚咽咽的：

「不，姨母，你不懂，」我嚷着。「她並沒有要我等待……」

「怎麼！她拒絕你嗎？」她說，帶了非常哀憐的聲調，一邊用手托起我的頭。

「也不是……不完全是。」

我悲哀的搖搖頭。

「你怕她不再愛你了？」

「噢！不，我不是怕這一點。」

「可憐的孩子，如果你要我懂，你還得講清楚一點。」

我爲了聽任了感情，不能自持，又害羞又氣惱；姨母自然不會懂我爲什麼不安的道理；可是，阿麗莎的拒絕中隱伏了什麼明確的動機，姨母好好的探問她，也許能幫助我尋出來吧，她自己不久也歸到同樣的結論了：

『聽我說，』她接下去，『阿麗莎明天早上要來同我佈置聖誕樹；我馬上就可以看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到午飯的時候告訴你，我靠得住你會知道沒有什麼叫你驚怪的。』

我到比柯倫家裏吃晚飯。須麗葉數日來的確不舒服，我覺得變了；她的眼睛帶了一點獷野的，幾乎是殘酷的表情，使她和她的姊姊比以前更不同了。那一晚我未能同她們兩個中隨便哪一個作單獨的談話；我也不想如此，見我的舅父露出疲倦的神情，我飯後不久便告辭了。

朴朗提葉姨母預備的聖誕樹每年招集了許多小孩子，親戚，朋友。它立在樓梯腳下的內廳裏，那裏通前廳，客廳，一種暖花房的玻璃門，門裏擺了一架食櫥。聖誕樹的裝飾還沒有完成，聖誕節早上，我到那裏的第二天早上，阿麗莎果然如姨母對我說的，很早就來幫她

在樹枝上掛許多裝飾物，燈燭，水菓，糖果，玩具。我本來很高興陪同她作這點事情，可是我得讓姨母跟她講話。所以我沒有看見她就走了，一早上就只管想法子消磨我的不安。

我先到比柯倫家裏去，想看須麗葉；聽說阿培先我而到她那裏了，怕岔斷一場定局的談話，我立刻退出了，然後我在碼頭上，在街上，踟躕到吃中飯的時候。

「傻瓜！」當我回來的時候，姨母喊着說，「你可以這樣子糟塌生活的嗎！昨天你對我說的沒有一句話是有道理的：噢！我並沒有繞灣兒；我把幫我們忙累了的阿緒拜爾敦小姐打發開了，一剎我們兩個在那裏的時候，我就乾乾脆脆的問她今年夏天爲什麼不訂婚。你以爲她窘嗎？——她一點也沒有什麼爲難，十分平靜的，回答我說她不願在她的妹妹以前結婚。如果你坦率的問了她，她也就像回答我一樣的回答你了。那還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嗎？你曉得，好孩子，什麼都不如坦率：可憐的阿麗莎，她還對我講到了她的父親，她是不能離開他的：噢！我們談了許多話哩。她很有頭腦，那個小丫頭，她又對我說她還不大說得準自己是不是與你合適；她怕太比你年紀大了，甯希望一位像須麗葉

『一樣年紀的：』

姨母繼續說下去；可是我不再聽她了；只有一點在我要緊的：阿麗莎不肯在她的妹妹以前結婚。——可是阿培不是在那邊嗎？這樣說來他真對了，那個自作聰明的傢伙：他要，如他所說的，一下子弄成功我們兩人的婚姻：

我竭力對姨母掩飾了我心頭被這一點縱然是如此簡單的啓示所引起的騷亂，只露出一種喜悅，那在她覺得是很自然的，因為似乎是她給了我的，叫她愈加高興了；可是一吃完中飯，我就藉了一點口實，離開她，跑去找阿培。

『哼！你看我說得如何！』他一聽見我報告了我的喜悅，就把我摟起來，喊着說。『朋友，我早就可以告訴你我今天早上同須麗葉的談話差不多已是定局的了，雖然我們差不多只談你。可是她似乎有點累，有點心神不定；我怕說得太過，會把她攪擾，待得太久，會使她太興奮。照你講的看來，那就行了！朋友，你看我跳起來抓手杖，拿帽子。你要把我直陪到比柯倫家的大門口，好把我拉住，倘若我要飛了：我覺得自己比歐福利昂（Euphrasie）

Orion) 還要輕：等到須麗葉知道就是爲了她的緣故她的姊姊才不答應你的請求；等到我立刻向她請求：「啊！朋友，我早已看見我的父親，今晚，在聖誕樹前面，一邊讚美上帝，一邊流幸福的眼淚，手裏握滿了祝福伸到兩對跪在那裏的定親者的頭上。阿緒拜爾敦小姐要在嘆一口長氣裏蒸發了，朴朗提葉姨母要在衣襟裏溶解了，輝煌的聖誕樹要歌唱上帝的光榮了，要鼓掌了，照聖經裏那些高山的樣子。」

到傍晚的時份，聖誕樹才點亮起來，孩子們，親戚們，朋友們，才圍聚在四周了，離開了阿培以後，沒有事情做，滿心苦悶，十分焦慮，爲了排遣我的期待，我跑去在聖安特列思懸崖上走了半天，迷了路，弄得正好，當我回到朴朗提葉姨母家裏的時候，典禮已經開始了一會兒了。

一到廳口，我就望見了阿麗莎；她似乎在等我，立刻向我走來了。她在頸脖子上，在明亮的上衣的開領處，掛着一個舊的，紫水晶的小十字架，我作爲紀念我的母親而給了她，可



還沒有看見她帶過呢。她的面孔很板，她的苦相使我難過。

「你爲什麼來得這樣晚？」她對我說，用了一種氣急的聲音。「我有話要跟你講哪。」

「我在崖上迷了路；可是，你很難過呢；噢！阿麗莎，有什麼事啊？」

她在我面前呆了一會兒，嘴唇直抖；一種極大的焦慮塞住了我的胸口，我竟至不敢詢問她；她把手擱在我的頸脖子上，彷彿要把我的臉向她挽過去。我看見她想要講話；可是正在這時候有幾位客人來了；她的手，失了勇氣，落下了：

「來不及了，」她喃喃的說。然後，看見我的眼眶裏注滿了眼淚，彷彿可以用哄騙的話來寬慰我似的，她對我疑問的目光回答說：

「不：你放心；我只是頭痛罷了；那些小孩子鬧得真兇；我不得不來這裏避一避；現在我該回他們那裏去了。」

她猛然離開了我。許多人進來，把我和她隔開了。我想在客廳裏會她；我望見她在房間的那一頭，被包圍在小孩子羣裏，正在領他們遊戲。在她與我之間，我認出一些人，我若

在他們的身邊闖過去，多分要被他們留住的；客氣，應酬，我覺得我沒有法子對付；也許沿牆邊溜過去；我嘗試了。

當我經過溫室的大玻璃門的時候，我覺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須麗葉在那裏，半隱在門口裏，掩在門帷背後。

『我們進花房去，』她匆遽的對我說。『我必須跟你談一談。你自己走去；我馬上在那裏會你。』說了，把門半開了一下，她溜進了溫室。

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我想再見一見阿培。他說了什麼了？他幹了什麼了？向門廳回去，我到了花房，須麗葉在那裏等我。

她滿面通紅；眉頭緊鎖，給了眼色一種忍心與痛苦的表情；目光閃閃，彷彿發了燒似的；就是聲音也似乎粗糙，緊張，一種奮激把她鼓勵了；雖然心裏不安，我驚訝——幾乎受窘於——她的美了。那裏只有我們兩個人。

『阿麗莎對你講過了嗎？』她立刻問我。

「還不到兩三句話：我回來得很晚。」

「你知道她要我在她以前結婚嗎？」

「知道。」

她一眼釘住了我……

「你還知道她要我和誰結婚嗎？」

我沒有回答。

「同你，」她接下去喊了一聲。

「那才是胡鬧啊！」

「可不是！」她的聲音又帶絕望，又帶勝利的氣味。她挺起來，或者不如說仰後去

了……

「現在我知道我還剩什麼事情要做了，」她含糊的加上了一句，一邊開了室門，一跨出去就猛可的一下子帶上了。

我的頭裏，我的心裏，亂得不可開交。我覺得血在我的太陽穴裏猛跳着。只有一念還抵住混亂；找阿培；他也許能解釋兩姊妹對我說的那些離奇的話吧；可是我不敢再進客廳，我以為那裏誰都看得出我的煩亂。我出去。園子裏的冷空氣把我鎖定了；我在那裏待了一會兒。夜色漸深，海霧掩藏了城市；樹上沒有葉子，天地顯得無限的寂寥；歌聲起來了；顯然是聚在聖誕樹周圍的孩子們的合唱。我從門廳裏進去。客廳和前廳的門都開着；我在此刻已經沒有人的客廳裏望見我的姨母，沒有完全隱好在鋼琴的背後，正在同須麗談話。在前廳裏，在聖誕樹周圍，客人們擠着。孩子們已經唱完了讚美歌；一片寂靜，服提葉牧師，在樹面前，開始作一種說教。他從來不錯過一個他所謂『播善種』的機會。燈光和熱叫我不舒服；我想再出去；我看見阿培靠在門前，他一定在那裏待了許久了。他懷了敵意似的看我，當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時候，他聳一聳肩膀，我向他走去。

『蠢貨！』他低聲說；然後，突然間：『啊！我們出去；我已經吃足了善言了！』我們一到

了外邊，當我只是焦急的望着他，沒有說什麼話的時候：『蠢貨！』他重新說。『她愛的是你呀，蠢貨！你就不能對我講嗎？』

我怔住了。我想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不能，可不是！你甚至於也不能自己看出來啊！』

他揪住了我的胳膊，狂暴的把我搖來搖去。他咬緊了牙關，發出來的聲音，顫抖着，嚙作響。

『阿培，我請求你，』我默然了一會兒以後，用了同樣顫抖的聲音對他說，一邊他正拉着我，邁着大步子亂走——『不要這樣發脾氣，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我。我什麼也不知道。』

在一盞街燈底下，他突然停住了，仔細的端詳我；然後急劇的把我拉到他身邊，把頭擱在我肩上，哽咽中對我喃喃的說：

『原諒我！我也糊塗，並沒有比你看得更清楚一點，可憐的，老弟。』

他的眼淚似乎使他鎮靜了一點了；他抬起頭來，重新走起來，接着說：

「經過的事情嗎？現在重提它有什麼用處呢？我早上同須麗葉談過話，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她那時候非常美，非常高興；我以為是爲了我的緣故；其實，那只是因爲我們談你罷了。」

「那時候你沒有看出嗎？」

「沒有；沒有看確切；可是現在連那些最小的細節也清清楚楚了。」

「你靠得住沒有看錯嗎？」

「我看錯，朋友，瞎了眼睛才看不出她愛你呢。」

「那麼阿麗莎？」

「那麼阿麗莎犧牲了。她看出了妹妹的祕密，要把位置讓給她了。瞧，這實在沒有什麼難懂；我想同須麗葉再談一次；剛聽我說了幾句，或者一開始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就從我們坐的沙發上站起來，重複說了幾次：「我已經料定了，」從聲調上看來根本是什

麼也沒有料定：」

「啊！不要開玩笑吧！」

「爲什麼？我覺得實在滑稽，這件事情：她闖進姊姊的房間。我聽見裏面傳來激烈的聲音，十分驚詫。我希望重見到須麗葉，可是一會兒走出來了阿麗莎。她頭上戴了帽子，見到我顯得很侷促，一邊很快的向我招呼，一邊走過去：就是如此。」

「你沒有再見到須麗葉嗎？」

阿培躊躇了一下：

「見到了。在阿麗莎走了以後，我推開房門。須麗葉一動也不動，站在壁爐面前，兩肘支在大理石上，下頷托在手裏；凝視着鏡子。她聽見我的時候，並不轉過身來，只是蹬着腳，嚷着說：「啊！別來攪我！」說得那麼兇，我沒有再問什麼，儘自走了。就是如此了。」

「現在呢？」

「啊，同你一講，我覺得好一點了：現在嗎？唔你去想法子治好須麗葉的痴戀，因爲，

若不是我誤解了阿麗莎，那就是她不等你辦到了就不再歸你了。」

我們默默的走了許久。

「我們回去吧！」他臨了說。「現在客人都散了。我怕我的父親在等我。」

我們進去了。客廳裏確乎空無一人了；前廳裏，在枝條已經剝光，燭火將近全滅的聖誕樹旁邊，只剩了我的姨母和她的兩個孩子，我的舅父比柯倫，阿緒拜爾敦小姐，牧師，我的表姊妹以及一個樣子頗為可笑的人物，我看見他和我的姨母談了好久，到此刻才看出他就是須麗葉對我講過的那個求婚者。比我們誰都魁梧，都強壯，都紅，差不多禿了頭的，屬於另一階級，另一環境，另一種族的，他似乎自覺在我們中間是一個外人；他侷促不安的拉着捻着一片大髭鬚下一撮灰色的下唇鬚——門都還開着的門廳裏沒有燈光了；我們兩個人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誰也沒有注意到我們在那裏。一種可怖的預感纏住了我。



「站住！」阿培揪住我胳膊說。

我們看見那個陌生人走到須麗葉身邊去，握她的手，她任他握去，毫不抵拒，也不向他看一眼。黑夜掩在我的心上了：

「阿培，是什麼一回事呢？」我偷偷的說，彷彿我還不了解，或者希望我誤解了。

「啊！小丫頭搶先着了，」他用了嚙嚙的聲音說。「她不甘居姊姊的下風。天使們一定在天上同聲讚美了！」

我的舅父走去擁抱須麗葉，她是在阿緒拜爾敦小姐與我的姨母的圍抱中。服提葉牧師走近來：我向前進了一步。阿麗莎看見我了，向我跑過來，直抖：

「可是，芥龍，那不成啊。她並不愛他！她今天早上還對我這樣說呢。想法阻止她吧，芥龍！她要弄到什麼樣子了？」

她攀在我的肩上，作絕望的哀求，我真不惜斷送一命以減輕她的苦惱啊。

聖誕樹近邊忽然間一聲喊叫；一陣騷動：我們奔過去。須麗葉倒在我姨母的懷裏，

失去了知覺。大家擠前去，低着頭看她，我簡直看不見她；她蓬開的頭髮似乎把她青得可怕的面孔拉到後邊去了。從她身體的痙攣上看來，這不是平常的暈倒。

『不要緊！不要緊，』我姨母高聲的說，爲的使舅父安心，因爲他驚惶了，服提葉牧師早已在安慰他，食指向天上指着。『不要緊！沒有什麼。不過是激動；不過是神經失常。』台西埃先生，幫我一手，你很壯。我們把她抬到樓上我們的房間裏，抬到我的床上；我的床上：『然後，她低頭向她的大兒子耳邊湊過去說了一句，我看見他立刻走了，顯然是去找醫生。』

姨母和那個求婚者扶住了須麗葉的肩膀，她半倒在他們的胳膊上。阿麗莎托起了她妹妹的腳，溫存的抱着它們。阿培撐起了向後邊垂下去的頭，——我看見他，低着頭，逼吻他捧起來的散亂的頭髮。

我在姨母的門房前停住了。他們把須麗葉擱在床上；阿麗莎向台西埃先生，又向阿培說

了幾句話，我一點也聽不見；她把他們直送到門口，請我們讓她的妹妹休息，她想就同她的姑母兩個人陪侍她；阿培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到了外面，我們在夜中走了好久，沒有目的，沒有勇氣，沒有思慮。

我對於自己的生活，除了戀愛，找不到第二個意義，我只執着它，除了來自我愛人的，什麼也不期待，也不想期待。

第二天，我正預備去看她，我的姨母留住我，給我這一封信，她剛才接到的：

『：須麗葉極度的騷亂，吃了醫生開的水藥，近天亮才見減退。我請求芥龍幾天內不要來這裏。須麗葉會聽出他的脚步，他的聲音，她正需要最大的平靜：』

『我怕須麗葉的病狀叫我離不開這裏。倘若在芥龍走以前，我不能接見他，好姑母，請你告訴他說我回頭給他寫信吧：』

只不准我去。我的姨母可以，另外隨便什麼人也可以，隨意敲比柯倫家門；姨母還打算當天早上就去呢。我鬧嗎？多麼貧弱的藉口：沒有關係！

『好吧。我就不去。』

不能立刻再見到阿麗莎頗令我痛苦；可是我也怕見她；我怕她把她妹妹的情形歸咎於我，見她生氣不如乾脆不見她好受。

至少我要見一見阿培。

到他的門口，一個女僕交給我一張便條：

『我留下幾個字，好叫你不至於擔心。留在哈浮，同須麗葉隔得那麼近，叫我受不了。昨夜，差不多一離開了你，我就搭船往索桑普敦。我預備到倫敦，S——家裏，過完這一個假期。我們可以在學校裏再見。

：一切人力的救助一下子都給我失去了。我不想把只留痛苦給我的小孩再延長下去，在開學以前，就回到了巴黎。我把目光轉向了上帝，轉向了『送下一切真正的安慰，一切恩惠，一切完善的賞賜』的上帝。我向他捧獻了我的苦難。我想阿麗莎也是向他託底的，想到她在禱告，就把我的禱告鼓舞了，激揚了。

過了一長段默想與研究的時間，一直是別無他事，除了和阿麗莎來回通信。我把她的信都保留了；我的記憶，以後紊亂了，可藉以校正：

從我的姨母那裏——起初只有從她那裏——我得到哈浮的消息；由於她知道最初須麗葉的病狀引起何等的不安。我走後十二天，終於接到阿麗莎的這一個短簡：

『原諒我，親愛的芥龍，沒有早一點寫信給你。我們可憐的須麗葉的病狀簡直不容我有一點寫信的時間，自從你走後，我差不多一直沒有離開過她。我請求你的

姑母給你傳我們的消息，我想她已經照辦了，所以你當知道三日來須麗葉已經好多了。我早已感謝了上帝，可是還不敢快樂。」

羅伯，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十分講到的，他後我幾天回到了巴黎，也給我帶來她姊姊們的一點消息。爲了她們的緣故，我關心他，照我性情的趨勢本不致那樣關心他的；每逢他所進的農學院可以讓他隨便出來的時候，我總照應他，煞費苦心的帶他玩。

從他那裏我才聽到了我不敢問阿麗莎也不敢問姨母的事情：愛德華·台西埃很殷勤的來探聽須麗葉的消息；可是當羅伯離開哈浮的時候，他還沒有見過她。我也聽說須麗葉，自從我走了，在她姊姊的面前保持了一種頑固的沉默，無論怎樣也還是牢不可破。

其後不久，我從姨母那里知道了須麗葉的婚約，雖然我料到阿麗莎希望立刻破除的，須麗葉自己要求儘可能的早早宣布。這一個決心，任憑勸告，命令，懇求，碰上去都把自

已撞碎的，橫在她的額上，紮在她的眼睛上，把她圈在沉默裏：

時間過去了。我從阿麗莎那里只接到一些最不着邊際的短簡，我實在也不知道該給她寫些什麼。冬天的濃霧把我裹起來了；我的書燈，我的愛情和我的信心，唉！都無法從我的心上趕開黑夜，驅除陰冷。時間過去了。

然後，春天忽至的一個早晨，阿麗莎給當時不在哈浮的姨母寫的——姨母轉送給我看的——一封信，我把其中可以闡明這個故事的一段抄出如下：

『：讚嘆我的順從吧；依你的勸言，我見了台西埃先生；我同他談了好久。我承認他舉止完全得體，我甚至，老實說，簡直要相信這一個婚姻不至於像我原先所怕的那樣不幸呢。須麗葉當然不愛他；可是他在我看來，一禮拜比一禮拜的愈加不見得不配受愛了。他談論當前的事情，很有眼光，對於我妹妹的性格，也沒有看錯；可是他深信自己的愛情一定有效，自詡沒有什麼不能由他的恆心加以克服。這就是說



他非常迷戀。

「的確，知道芥龍那麼樣照應我的弟弟，我極其感激。我想他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義務，因為羅伯的性情和他的截然不同——也許也是爲了討我喜歡——可是無疑的他已經知道了，所担的義務愈加艱苦，愈加能陶養，愈加能提高靈魂。這是高尚絕倫的感想！可是不要取笑你的大姪女，因為正就是這種思想撐住了我，就是這種思想幫助了我的想法把須麗葉的婚事看作一件好事。

「你親切的關懷真叫我快慰呵，親愛的姑母！可是別以爲我難受吧；我差不多可以說：恰好相反——因為來搖撼須麗葉的試鍊已經在我身上起了反應了。聖經裏的這句話我常常唸而不懂的，我豁然恍悟了：「活該呵依靠的人。」在我從聖經裏發見它以前許久，當芥龍還不足十二歲，我剛滿十四歲的時候，我已經在他寄給我的一張聖誕小畫片上讀到了這句話。那張畫片上，在我們那時候覺得很好看的一束花旁邊，有谷爾奈意（Cornelle）這幾行演辭：

世界上何種得勝的幻惑

今天引了我向上帝飛昇？

活該受罪呵完全把靠托

寄放在別些人身上的人！

比較起來我得承認我分外喜歡耶利米的這個簡單的原句。自然，芥龍挑那張畫片的時候，並沒有怎樣注意字句吧。可是我從他的信上看來，他現在的心情和我很相似，我每天感謝上帝一舉而把我們兩個湊近他了。

『老想起我們的談話，我不再像過去那樣長長的給他寫信了，爲的好不打攪他的工作。你一定會覺得我作爲補償而愈加多講他了；怕還要拉扯下去，我就此擱筆了；這一次，不要太責罵我吧。』

這封信引起我多少感想呵！我詛咒姨母的失檢的干涉，（阿麗莎提示的，使她對我沉默的那一番談話是談的什麼呢？）竟使她把這封信也轉送給我看的笨拙的慫慂。阿麗莎的緘默早就叫我很難堪了，啊！索性不讓我知道她把不再對我講的話寫給別人，可不是還較好千百倍嗎？信裏的一切都激惱我：聽她那麼隨便的對姨母講我們之間極瑣屑的祕密，還有那種自然的語氣，那種冷靜，那種認真，那種開心：

「不可憐的朋友！這封信，除了不是寄給你，沒有什麼值得你氣惱的，」阿培對我說。他是我日常的伴侶；我只能對他講話；在寂寞中，不斷的向他發抒我的軟弱，我苦思同情的欲求，我的三心兩意，以及在困惑中，我對他給我的忠告所懷的信任，雖然我們的生性不同，或者就因為生性的不同：

「我們把這封信研究一下吧，」他說，一邊把信攤開在他的書桌上。

三夜早已在我的惱怒中過去了，我想法子把惱怒掩藏在自己心中也已經有四天

了！我已經差不多自然而然的歸結到我的朋友終於對我說的這一個結論：

「須麗葉——台西埃一對，我們給它委諸情火吧，對不對？我們知道這種火焰的代價。

一點也不錯！台西埃我覺得正是飛蛾，一定得在那裏燒死：」

「隨它去，」我對他說，很討厭他的玩笑。「我們談其餘的。」

「其餘的？」他說：「其餘的一切都是歸你的，你還埋怨哪！沒有一行，沒有一字，不想起你。儘可以說這封信完全是寫給你的；非麗歐姨母，轉送給你，無非是轉寄給真正的收信人罷了；無法寫給你，她才寫給那位好老太太，作為權宜之計；於你的姨母有什麼關係呢，那幾行谷爾奈意的詩——順便說一句，其實是拉辛的詩——她是同你講話呀，我對你說；她是對你說的這一切。你真是傻孩子，如果你的表姊兩禮拜內不會同樣長長的，同樣隨便的，同樣愉快的給你寫信：」

「她還不像取這條途徑哪！」

「全在你讓她取這條途徑！你要我貢獻意見嗎？——從此：長久的，關於你們的戀

愛，你們的結婚，別再提一字；你難道沒有看出，自從她妹妹的變故以來，她就是懷怨的那一點？在友愛的線頭上下工夫，不倦的對她談羅伯——既然你有耐性照顧那個小傻瓜。只要繼續迎合她的才智；其餘自然會來的。啊！如果是我寫信給她呵！』

『你不會配得上愛她。』

然而我還是聽從了阿培的勸言；不久阿麗莎的信當真漸漸的有生氣起來了；可是我還不能希望她那方面有什麼真正的喜悅，毫無拘束的傾談，除非等須麗葉的地位，即便不是幸福，已經確定了。

阿麗莎關於她的妹妹報告我的消息却漸漸的好起來了。她的婚禮要在七月裏舉行。阿麗莎寫信對我說她料想到那時候阿培和我怕因為課忙而走不開；我明白她以為我們最好不參加婚禮，藉口有什麼考試，我們就止於去一點祝詞。

在他們結婚後兩禮拜光景，我接到了阿麗莎這封信：

『親愛的芥龍，

』想想看，我何等驚訝，昨天偶然翻開你送給我的那本可愛的拉辛，竟在裏邊發見了你從前寫給我的，我在聖經裏夾了快十年的那張聖誕小畫片上的四行詩。

世界上何種得勝的幻惑

今天引了我向上帝飛昇？

活該受罪呵完全把羣托

寄放在別些人身上的人！

『我本來以為這是出自谷爾奈意的演辭，老實說我本來不覺得怎樣了不得。可是，繼續讀第六讚美歌的時候，我碰見了這樣美的幾節，使我不能不抄給你。這幾節你想必早已知道的，如果我由你在書邊上打下的那些輕率的縮寫字上判斷起

來。『（的確，我養成習慣，在我的和阿麗莎的書上灑滿了她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指點我喜歡，我願意她知道的章句。）』沒有關係！我抄出來是爲了我自己的快慰。我起初有一點着惱，因爲我以為自己發見的原來是你給我指出來的，隨後，一想到你和我一樣的喜愛它們，這種壞心思就消滅了。抄它們，我覺得彷彿和你一塊兒重讀它們了。

不朽的智慧的聲

響起來教訓我們說：

『你們啊，人類的子孫，

勞心的結果是什麼？

虛浮的衆生呵，何由

而用了最純的直道

貧寒的東西都往往  
不是發你們的麵包，  
而只是影子，那叫  
你們比原先更飢荒？

「我獻給你們的麵包  
天使們就用作食品；  
上帝他親手給做好，  
用他的麥粉的精英。  
這一種麵包真好吃，  
在你們所混的俗世  
永遠也不會上食桌。」



我發給願從我的人。

你們可想不想求生？

來拿吧，來吃，來生活。」

.....

「做你的快囚的靈魂

在你的軀下得平安，

他日日以活水自飲，

那永遠也不會枯乾。

人人皆可以飲此中，

它邀請舉世的凡衆。

我們却瘋狂的奔跑，

去尋覓混泉的泥漿，

或者是騙人的池塘

那里水隨時會逃掉。」

『多美啊！芥龍，多美啊！你真像我那樣的覺得它美嗎？我這個版本上有條小註說曼德農夫人（*Mme. de Maintenon*）聽見奧瑪爾小姐（*Mlle. d'Annale*）唱這首讚美歌，大為激賞，「掉一些眼淚，」要她把其中的一部分重新唱一遍。我現在背熟了，老是唸不厭。我在此惟一引以為憾的，就是沒有聽見你讀過它。

『我們的那兩位旅客的消息依然極好。你早已知道須麗葉如何暢遊了拜榮（*Bayonne*）和比亞里支（*Biarritz*），雖然天氣熱得很可怕。他們後來往方塔拉比亞（*Fontarabie*），留蒲爾果司（*Purgos*），兩度比里紐斯山：她現在從蒙瑟拉

(Monserat) 給我寫了一封極興奮的信來了。他們想還在巴瑟羅納住十天，然後才回尼末，愛德華預備九月以前趕到那里，好準備收葡萄。

『父親和我已經在奉格司麥住了一禮拜了，阿緒拜爾敦小姐明天就要來和我們住在一起，羅伯來當在四天之內。你知道那個可憐的孩子考試失敗了，並不是考得難，而是主考人出給他的題目太特別，把他弄昏了；照你寫信給我說他用功的話來看，我相信他不至於沒有好好的預備，只是那位主考先生似乎太喜歡難倒學生了。

『至於你的成功，好朋友，我簡直不能說慶賀你，因為那在我看來是再自然不過了。我這樣深的信任你哪，芥龍！一想到你，我心裏就充滿了希望。你能從現在起就開始你所講的工作嗎？

『……此間，園子裏一切都沒有改變；可是房子裏顯得非常空！你自會懂得吧，是

不是爲什麼我請求你今年不要來。我覺得這樣好；我天天這樣的再三對自己說，因爲這麼久不見你，在我怪難受的；有時候，我不由自主的尋找你；我中斷了讀書，我猛然抬起頭來：彷彿你就在那裏呢！

『我續下我的信，夜已深了；大家都睡了；我熬夜來給你寫信，坐對開着的窗子；園子熏滿了香氣；空氣暖和你可記得，我們做小孩子的時候，只要一看見或一聽見很美的什麼，我們就想道：謝謝上帝創造了它；今夜，我用全靈魂想道：謝謝上帝把今夜弄得這樣美！而突然間我就希望你在那裏，覺得你在那裏。——就在我身邊——來得那麼劇烈，你也許會感覺到吧。』

『是的，你在信裏說得好；感嘆——在落落大方的靈魂中——溶入了感激；還有多少話我要寫給你呵！——我懷想須麗葉對我講的明媚的地方。我懷想另外許多地方，更廣漠，更明媚，更寥廓。一種奇異的信念棲息在我的心頭，想必有一日——不

知道怎樣——我們將一同看見一個——不知道是哪一個——神祕的大地方：

自然你們很容易想像我讀這封信的時候，何等的狂喜，流了何等的愛淚。以後絡繹又來了許多信。果然，阿麗莎感謝我不上奉格司麥，果然，她請求我當年不想法再見她，可是她抱憾我不在那裏，她希望我在那裏；從一頁到一頁都響着同樣的呼聲。我從哪裏得來了抵拒它的力量呢？顯然是由於阿培的勸告；由於怕一下子毀了我的歡樂；由於拘轉心的傾向，我天生有一種剛毅。

我在隨後寄來的許多信裏，把有關這篇故事的，完全抄下：

『親愛的芥龍，

『讀你的信，我歡喜得心都溶化了。我正要答覆你從奧爾維葉托（Orvieto）寫來的信，從彼路司（Pérouse）從亞西司（Assise）寫來的兩封信同時寄到了。我

的思想已經在旅行；只是我的身體還假充在這裏；實際上我是正同你一起在翁伯利亞（Ombrie）的白路上；我同你一起在清晨出發，以新的眼目守望黎明；柯爾登納（Cortone）的平台上你當真喚過我嗎？我聽見你：在亞西司上邊的山中我們的口渴好利害！可是聖方濟宗修道士的杯水我覺得多好哪！朋友！我看什麼東西都經由你。你關於聖方濟所寫的一切我何等喜歡呵！不錯，我必須尋求的，是思想的一種發揚，而不是一種解放。後者少不了一種可憎的傲慢。我們的大志應不在反叛，而在服事。

「尼末的消息非常好，彷彿叫上帝允許我盡情快樂了。今年夏天的唯一陰影，就是我可憐的父親的情況；不管我怎樣當心，他還是憂鬱，或者不如說；只要我一離開，他就重新憂鬱，現在愈來愈不容易排遣它了。自然的一切歡樂在我們周圍講的一種言語在他已經聽不懂了，他甚至於不再用力聽懂它了。——阿緒拜爾敦小姐身體很好。我給他們兩位朗讀你的信；每封信夠我們談三天；於是又來了新的信：

『：羅伯前天離開了他們；他往他的朋友R——家裏去過他所餘的假日。R的父親管理一個模範農場。我們在這裏過的生活在他當然是不十分喜歡。當他說要去的時候，我只能鼓勵他的計劃：』

『：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我渴慕這樣一種講不完的談話！有時候我想不出字句，想不出明晰的觀念，——今晚我寫起來就像在做夢——只保持一種有無限的富足待授受的差不多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我們在那麼幾個長月裏怎麼樣一直沉默下來的？我們確乎在蟄伏呢。噢！願那個沉靜裏過的可怕的冬天永遠過去吧！現在既然重新找到了你了，生命，思想，我們的靈魂，在我都覺得很美，很可愛，無窮盡的豐富：』

九月十二日。

『我已經收到了你從昆撒 (Pise) 寫來的信。我們這裏天氣也極佳；我似乎從

沒有見過諾曼地這樣美。我前天獨自在田野裏信步繞了一大圈；我回來的時候，興奮超過疲倦，完全在陽光和喜悅裏陶醉了。禾堆在熾烈的太陽光底下看起來多美呵！我無須相像自己在意大利就可以發覺一切都令人嘆觀止矣。

『不錯，朋友，我從自然的「渾然的讚美歌」裏聽出來的，聽懂的東西，誠如你所說，就是一種喜悅之勸誘。我在每一支鳥歌裏聽見它；我在每一朵花香裏聞到它；乃至僅能想像讚仰是禱告的唯一形式——跟聖芳濟說了又說：上帝！上帝！*o bono alio*』（沒有別的，）心裏充滿一種說不出的愛。

『然而不要怕我轉入於不學無知！最近我讀了許多書；藉幾個雨天相助。我宛然把我的讚仰摺轉到書裏了：讀完了瑪勒白朗緒（Malebranche），立刻又讀起了雷伯尼茲（Leibnitz）的「寄克拉克的書簡。」然後，作為休息，讀了雪萊的「蓀季」（Cenci）——並沒有樂趣；也讀了「含羞草」：我也許要叫你生氣了；我簡直可以捨全部的雪萊，全部的拜倫，而取我們去夏一塊兒讀的濟慈的四曲；有如我



捨全部的露俄而取波特萊的幾篇十四行詩。「大詩人」這個名辭沒有什麼意義：要緊的是做一位純詩人：啊，弟弟，謝謝你使我知道了，了解了，喜愛了這一切。

「：不，不要爲了幾天相見的快乐而縮短你的旅行。認真說，我們還是暫且不  
要相見的好。相信我：如果你在我身邊，我就不能再想你了。我不願意使你痛苦，可是  
我已經弄到不再希求——現在——你在這裏了。我要對你說嗎？我若知道你今晚  
要來：我就溜了。」

「噢！別叫我向你解釋這一種：感情，我請求你。我只知道我老是在想你（這  
對於你的幸福該已經夠了）我這樣覺得很幸福。」

.....

在接到這封信以後不久，我從意大利回來，就服了兵役，被送到南錫（Nancy）。我在那里

一個人也不認識。可是我樂意孤獨，因為這樣，在我作情人的驕傲以及阿麗莎自己，都愈加明白的顯得她的信是我的唯一寄託，而對她的記念，由洪莎 (Ronsard) 來說，是『我的唯一圓極 (entéléchie)』』

實在，我們所受的相當嚴格的訓練，我處之十分輕鬆。我對於一切都硬朗，在我寫給阿麗莎的信裏，我只嘆不能相見。我甚至於在這個長年的分別中發見了堪與我們的勇氣相稱的一種試煉。『你永遠不叫苦的，』阿麗莎寫信對我說；『你叫我無從想像到一旦會委頓的：』爲的要證實她的話，我還有什麼不會忍耐呢？

自從我們上一次會面以來，差不多快過了一年了。她似乎不想到這一點，而只從現在起計較她的期待。我以此責難她。

『我沒有同你一起在意大利嗎？』她回答我說，『負心人！我一天都沒有離開

過你，要知道現在，一時的，我可不再能追隨你了，這次，只有這次，我才稱爲離別的，確，我老想法想像你當軍人的樣子：我想像不出。頂多我看見你，晚上，在岡柏達路的小房間裏，在寫讀：不，甚至於這也不成；實在，我只能再看見你在哈浮或者在奉格司麥，在一年以後。

『一年！我不計算已經過去的日子；我的希望注定在未來的那一點，那要慢慢的，慢慢的來呢。你該記得，在園子的儘底裏，那垛矮牆，牆腳下託庇着菊花，牆頭上我們鬧着玩兒；須麗葉和你在上邊大膽的走着，好像回教徒直上天堂；我呢。我走不了幾步就發暈了，你就在下邊嚷着，「不要看你的腳！向前邊！一直走去！看準目標！」然後你終於——這比你說的話更有用——爬上了對面那一頭，等待我。於是我不再顫抖了。我不再覺得頭暈了；我不再看別的，只看你；我直跑到你拓開的兩臂之間：

『沒有了對你的信賴，芥龍，我要變得怎樣了；我需，要覺得你強勁；需要依靠你。

別軟弱了。」

出於一種逞強的精神，故意延長我們的期待——也出於怕不圓滿的會面，我們講好了我在巴黎，在阿緒拜爾敦小姐那裏過新年近邊的幾天休假：

我已經說過：我並不把那些全部抄下。這是在二月中旬接到的一封信：

「大為駭異，前天，經過巴黎路的時候，看見M——的陳列窗很招搖的擺着你向我講過而我還不相信真會出來的阿培的那本書。我禁不住走了進去；可是書名我覺得那麼荒唐，我煞費躊躇，不敢向夥計說；我甚至眼看要隨便買一本別的什麼書就走出書店了。幸而一小堆「狎嫗」(Privates)在櫃台近旁等待顧客——我在那里拿起一本，扔下一百蘇，不會用得着講話。

「我很感激阿培沒有把他的書送給我！我把它翻過去頗覺可恥；倒並不怎樣以書本身爲恥——書裏我覺得胡鬧究竟還甚於失體呢——而深恥於想到阿培，阿培·服提葉，你的朋友，寫了它。我逐葉找去，終不見「時報」的書評家在那里所發見的「大才分」。在哈浮的我們這個小小的圈子裏，大家常談起阿培，我聽說這部書很成功。我聽到人家把那種不可救藥的浮薄稱爲「輕鬆」，「瀟灑」；自然我很慎重，保持緘默，我只告訴你讀過那本書。可憐的服提葉牧師，起初我看見是很正當的頗爲不樂，終於懷疑他究竟有沒有可以得意的地方；他周圍的每個人都竭力使他相信有。昨天，在朴朗提葉姑母家裏，V——夫人很突兀的對他說：「牧師先生，你的兒子有了極大的成功，你一定很高興吧！」他有點窘，回答說：「噢！我還沒有到這一步：」——「可是你會到的！你會到的！」姑母說，當然並沒有惡意，可是用了那樣一種鼓勵的語氣，弄得全場人都笑起來了，連他也笑了。

「將來演起「新阿伯拉」來不知道又當如何了！我聽說正預備給林蔭路

(Les Boulevards) 哪一家戲院，似乎報紙上早已談起來了。可憐的阿培！這當真就是他所求的，他所滿足的成功嗎！

『我昨天在「內在的安慰」(Interne Consolation)裏讀了這句話：「凡是真正希冀真正而永久的光榮者，不介意暫時的光榮；凡是心裏不輕蔑暫時的光榮者，真正表明了他不愛天國的光榮。」而我想謝謝上帝爲天國的光榮選取了芬龍，因爲和天國的光榮比起來，另外那一種光榮就毫無價值了。」

好幾個禮拜，好幾個月在草調的生活中過去；可是，只能使我的思緒繫在回憶上或者希望上，我不大感覺到時間的慢，時刻的長。

我的舅父和阿麗莎六月裏要到尼末附近去看須麗葉，她大約到那時候就要生孩子。她身體稍稍不甚好的消息使他們匆匆就道了。

『你最近的來信，寄往哈浮的，阿麗莎寫信給我說，『寄到的時候，我們已經走了。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禮拜後才轉到這裏？整整一禮拜，我的靈魂彷彿缺少了什麼，寒顫，陰晦，萎縮。』啊！弟弟，我只有和你相處了才真正是我——甚於我呢？

『須麗葉又好起來了：我們日復一日的等候她分娩，沒有什麼分外的不安。她知道我今朝和你寫信；我們到愛格維孚的第二天，她問我說：『芥龍呢？他怎樣了？』他常給你寫信嗎？』因為我不能對她說謊：『等你寫信給他的時候，對他說：』她說到這裏躊躇了一下，然後，帶了極溫柔的微笑：『我好了。』我讀起她那些總是快活的信來，實在有點怕她再扮演幸福，把她自己也哄騙了：如今她認為幸福的事情，與她從前夢想的，似應為她的幸福所寄的事情，竟那麼不同呢！啊！所謂「幸福」與靈魂有多麼深切的淵源，而似乎從外界構成幸福的各成分又那麼無足重輕！我省得對你講我在「garigue」〔荒原〕上獨自散步中所作的許多感想，那裏最叫我驚訝的就是我不再感覺歡樂了；須麗葉的幸福本該使我滿足的：為什麼我

的心委諸一種不可解的憂鬱，叫我無法抵抗呢？就是當地的風景美，我感覺到的，至少我承認的，也無非更增加這一種說不出的哀愁：當你從意大利寫信給我的時候，我曾經由你而看見一切東西；現在我覺得好像在剝奪你，我沒有你而看的一切東西了。而且，我在奉格司麥，在哈浮，養成了一種抵抗陰雨天的能力；在這裡，這種能力，再沒有用武之地，我覺得它空起來，甚為不安。人們的歡笑，地方的嘻笑，都使我不快；也許我所謂憂鬱無非不像他們一樣的喧鬧而已；顯然，從前我的喜悅裏想必是有幾分驕傲的，因為，現在，置身在這種陌生的快活之中，我所感覺的倒像是一點屈辱。

『自從我來這裡以後，我簡直作不成禱告：我感到一種孩子氣的感覺，覺得上帝不在原處了。再見；我趕快擱筆；我慚愧於說了這種褻瀆話，慚愧於我的脆弱，我的憂鬱。慚愧於對你講了出來，慚愧於寫了這一切，我明天會撕掉的，倘若今晚沒有郵差來帶走：』



其後的那封信只談到生外甥女，她得當小女孩的教母，須麗葉的歡樂，舅父的喜悅；可是關於她自己的感情，却一字不提了。

然後來信都重新寄自奉格司麥，須麗葉在七月裏到那邊去和他們同住了：

「愛德華和須麗葉今早離開我們了。我特別捨不得我的小甥女；六個月以後再看見她的時候，她的一舉一動我都要不認識了；她差不多沒有一個舉動我沒有看見了她養成的。成長總是那麼神祕而驚人；都由於不注意我才不常驚訝。我把多少時間都過在憑倚這張充滿了希望的小搖籃。是由於何種自私，由於何種自滿，由於何種向上心的缺乏，發展才那麼快就停止，所有的生物才離開上帝還那麼遠就固定下來了？噢！如果我們能夠，我們願意，更接近一點上帝；那會有何等的競爭啊！須麗葉似乎很幸福。我起初見她拋棄了鋼琴，拋棄了讀書，甚為惋惜；可是愛

德華·台西埃對於音樂不喜歡，對於書本不大有興味；須麗葉的舉措確甚聰明，不尋找他所跟不上的樂趣。她反而對於丈夫的事業懷了興趣，他把一切事務都讓她通曉。今年事業上有很大的發展；他愛打趣說這是因為結婚的緣故，因為結婚使他從哈浮拉到一位重要的主顧。他上次作業務旅行的時候，羅伯也跟了去；愛德華對他很好，自命了解他的性情，並不失望於看見他認真的喜愛這種工作。

「父親身體好多了；看見女兒幸福，使他重新年輕了；他重新關心農場，園子，剛才正叫我重新朗讀我們同阿絡拜爾敦小姐一起開始讀的，因為台西埃一家人來住而中止讀的東西；我對他們讀的是許伯內男爵（Baron Hülnner）的旅行記；我自己也覺得很有趣。現在我自己也多了一些讀書的時間了；可是我等你給我些指導；我今晨拿了一本又一本，一連拿了好幾本，對於哪一本都不感覺興趣！」

阿麗莎此後的來信變得更煩亂，更迫切：

『怕使你不安，我不敢對你說我如何在盼待你，』她在夏末寫信對我說。『要在重見你以前過的每一個日子都叫我覺得沉重，覺得難堪。還有兩個月！這在我看來比我們分別以來早已過去的全部時間還要長呢！我想排遣我的盼待而動手做的事情都似乎只是可笑的救急而已，我對於什麼也不能聚精會神。書沒有效能，沒有魅力，散步乏味，大自然黯淡無光，園子褪去了色，失去了香，我羨慕你在軍營裏做的雜役（Corvées）那些強迫的不容你選擇的訓練，它們使你老顧不到自己，使你疲倦，爲你趕打發日子，到晚上，叫你累極了，一下子滾進了睡眠。你關於演習爲我所作的動人的描寫日夜縈繞了我。最近幾夜來我一直睡不好，有幾次我突然被起身號吹醒了：我當真聽見了軍號哪。我完全想像得出你所講的那種清興，那種早晨的輕鬆，那種微暈：在黎明的冰冷的眩光裏，瑪爾什維（Malz-Ville）的高原，該何等美啊！

「我近來不十分舒適；噢！沒有什麼要緊。我相信不過是盼待你太切了一點。」

六星期以後：

「這是我最後的一封信，朋友。縱然你回來的日子還沒有十分定，當也不會很晚的；我不能再寫信給你了。我本來很想在奉格司麥重見你；無奈天氣變壞了，很冷，父親口口聲聲說要回城市去。現在須麗葉和羅伯都不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讓你在這裏住，很容易安排，可是你還是住在菲麗歐姑母家裏好，她也很喜歡接待你。」

「我們的重逢一天天逼近，我的盼待越法焦急了；幾乎是帶了恐懼呢；我那麼切望你的，現在，竟似乎怕你來了；我竭力不想它；我想像叩門的鈴聲，你上樓梯的足音，我的心就停跳了，或者難受起來了；尤其你不要期望我能對你講話；我覺得我的過去在這裏終止了；以外我甚麼也看不見；我的生命停止了。」

四天以後，就是解除軍役的一星期以前，我却又接到很短的一封信：

「朋友，我完全贊成你不想在哈浮住得過久，把我們第一次重聚的時間拖得太長。我們在信裏早已寫盡了，還有甚麼話可談呢？所以，如果你在二十八日就得上巴黎報到，你不要躊躇，甚至於不要惋惜只能給我們見面兩天。我們可不是還有一生嗎？」

我們第一次的會面是在朴朗提葉姨母家裏。我忽然覺得單役把我弄得遲鈍了，呆板了：我後來想她一定覺得我變了。可是這種虛偽的印象在我們中間又會有什麼要緊呢？——在我，怕不再完全認識她了，我起初簡直是不敢看她：不最使我受窘的，甯是人家給我們當的未婚夫婦的這種荒謬的角色，大家都要剩我們自己在一塊兒，避開我們的那一種殷勤。

『可是，姑母，你一點也不妨礙我們呀；我們之間並沒有什麼秘密話要談，』阿麗莎終於嚷起來了，再也受不了那位老太太躲躲閃閃的笨勁。

『不盡然！不盡然！我的孩子們！我很知道你們，年輕人長久不見面，總有許多小事情要互相報告報告的：』

『我請求你留下，姑母；你要走反而要叫我們不高興了；』——說這句話的聲音差不多帶了生氣的樣子，叫我簡直聽不出阿麗莎的聲音。

『姨母，我跟你說吧，如果你走開，我們管保一句話都不講了，』我補充說，笑着，可是我自己一想到只我們兩人相對，也感到一種恐懼。於是我們三人一塊兒談下去，看起來高興，實在是無聊，各人想法把自己的困惑藏在假裝的興奮內。我們第二天當可以再見的，因為我的舅父請我吃中飯，因此我們第一晚相別並無悵觸，暗自慶幸演完了這一場趣劇。

我在離喫飯時間還很久的時候就到了，可是我看見阿麗莎正在同一位女友閒談。主人無法辭客，客又不知趣，只是不走。當她終於撤下我們的時候，我假裝詫異阿麗莎竟沒有留她吃飯。我們兩個精神都有點不自在，一夜不眠，以致十分疲憊。我的舅父來了，阿麗莎覺得我看出他衰老了。他變得有一點重聽，不大聽得清我的聲音；要大聲喊着才好叫他聽明白，我的話因此就說得非常蠢鈍。

中飯以後，朴朗提葉姨母，照預先講好的，乘馬車來接我們；她把我們帶到奧爾碲，意在讓阿麗莎和我在回來的路上徒步走那最愉快的一程。

天氣熱與季節頗不相稱。我們走的那一段坡路敞在太陽底下，毫無風趣；脫了葉子的樹木不讓我們有半點蔭庇。亟欲趕到姨母在那裏等我們的馬車，我們匆匆忙忙的加緊我們的脚步。我從頭痛作梗的頭腦裏擠不出半點思想；爲了好看起見，或者因爲這種動作可以代替言語吧，我一邊走，一邊拉阿麗莎任我拉的一隻手。走路的急喘，沉默的局促，把我們的血液衝上面孔；我聽見太陽穴在跳；阿麗莎氣色紅得不順眼；不久便覺得互相握着濕漉漉的手很不舒服，我們鬆開了，讓各自淒涼的掉回去了。

我們趕得太快；馬車還沒有到，我們就老早到了十字路口；馬車走另外一條道，開得非常慢，因爲姨母想讓我們有充分談話的時間。我們坐在堤岸上；一陣突然吹起來的冷風使我們起了寒噤。因爲我們渾身是汗；於是我們站起來走去迎馬車；可是最糟的還是可憐的姨母對我們所懷的殷切的關心；她滿以爲我們已經暢談過了，想詢問我們訂



婚的事情。阿麗莎實在受不住，滿眼是淚，推託說頭痛得厲害。我們靜悄悄的開回家去了。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筋骨酸痛，像害了傷風，非常苦楚，我只得到下午才上比柯倫家去。不巧，阿麗莎不是一個人在那裏。瑪玳蘭·朴朗提葉，菲麗歇姨母的一個孫女，跟她在一起——我知道阿麗莎常喜歡和她談話。她在她祖母家裏暫住幾天，一見我走進去就叫起來說：

『如果你回頭從這裏出去，仍然回坡頭，我們就可以一同上去。』

我很機械的答應下來了；因此我不能和阿麗莎單獨會面了。可是有這個可愛的女孩子在一邊，於我們自然有用的；我不感到前一日那種難堪的侷促；我們三人馬上就十分自在的交談起來了，而且談得遠不如我起先所担心的那樣無聊。我向她說再見的時候，阿麗莎含笑的样子很古怪；我覺得她直到此刻才知道我第二天要走了。然而，不久會再見的預期把我的辭別中所能有的悲劇氣味都掃除淨盡了。

可是，晚飯以後，迫於一種漠然的不安，我又下到市內，閒蕩了一小時，然後才決定重

新叩比柯倫家門。是舅父接見了我。阿麗莎，覺得不舒服，早已上自己的房間去了，顯然是立刻就寢了。我同舅父談了一會兒，隨即辭出：

這次的一再不湊巧，不管怎樣的可惱，我若埋怨也是枉然。即使一切都幫助我們，我們仍然會自己尋出我們的窘處。可是阿麗莎也竟感覺到，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叫我難過了。這是我一回到巴黎就接到的一封信：

「朋友，何等可哀的相見啊！你似乎歸咎外人，可是你自己也不能信服。現在我相信，我知道將永遠如此。啊！我請求你，不要讓我們再相見了！」

「我們有的是要說的話，爲什麼却那樣窘，那樣尷尬，那樣癱軟，那樣痞癩呢？你回來的第一天，我甚至於還慶幸這一種沉默，因爲我相信它會消失的，相信你會對我講許多奇怪的事情：你總不能就此走開呵。」

「可是當我們向奧爾碼頭默默的完結了那一次愁慘的散步，尤其當我們的手

互相鬆開了，無望的垂下了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心悲痛得暈過去了。最叫我難過的，倒不是你的手鬆開了我的手，而是覺得如果你的手不這樣，我的手也要鬆開了——因為我的手在你的手裏也不感到愉快。

『第二天——就是昨天——我發狂一般的等了你一早晨。我太不安，無法留在家裏，乃留下幾行字，告訴你到堤上什麼地方找我。我在那里待了好久，看波濤洶湧的大海，可是我沒有與你同看，實在太痛苦了：我回來，忽然想像你在我的房間裏等我。我知道下午我沒有空；瑪玳蘭前天告訴我她說她要來，因為我料想早上可以見到你，我就讓她來了。可是我們能有那惟一愉快的瞬間，也許還得歸功於她的在座。其中有一個時期，我起了一個古怪的幻想，以為這種自在的談話會延長得很久，很久：當你走到我和她同坐的沙發跟前，向我俯身，說『再見』的時候，我不能回答你；我覺得什麼都完了：猛然間，我明白你走了。』

『你和瑪玳蘭一出去，我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不能忍受的。你可知道嗎，我走

出去了！我還要跟你講話呢，要對你說我一點也沒有對你說的一切；我早已跑到了朴朗提葉家裏：晚了；找沒有工夫，沒有敢：我回來了，絕望了，給你寫：我已經不願意再給你寫：一封告別信：因為我太覺得我們的通信全只是一場大幻夢，覺得我們各人都只是，唉！寫給自己，覺得：芥龍！芥龍！啊！我們永遠是隔得多遠呵！

『我撕了那封信的，確；可是現在我又寫了，差不多完全照舊。噢！我愛你並不比以前差，朋友，恰好相反，當你一走近我的時候，就可以在我所感到的困惑中，窘中，我從沒有如此深感到我愛你如何深；可是也多麼無望，因為，我一定得老實告訴你：遠離的時候，我更愛你。我早已料到這一點了，唉！這次久盼的會面終於給了我教訓，朋友，你也一定得信服這一點真實。再見，我如此鍾愛的弟弟；願上帝保佑你，引導你；只有向他，我們可以接近而亦可以無疚。』

彷彿這封信叫我讀來還不夠痛苦，她第二天在信尾加上了這一筆追申：

『在發這封信以前，我要請求你對於我們兩人有關的事情更謹慎一點。許多次你使我不快，把應該由我們管的事情向須麗葉和阿培談論，也就是這一點使我——遠在你懷疑到以後——就想到你的愛特別是一種頭腦的愛，一種溫情與忠誠的美而智的執着。』

顯然是怕我把這封信給阿培看，她才想起了寫最後這幾行。何種懷疑的銳眼使她防備起來了？她以前已經在我的言語中看出了我朋友的勸告的影子了嗎？

我覺得此後我同她真隔得太遠了！我們走兩條分歧的道路；教我獨自負擔我憂苦的重荷，這種勸言，於我實屬多餘。

其後三日完全過在我的悲嘆中；我想答覆阿麗莎；我又怕，由於太存心的爭論，由於太熱烈的抗辯，由於稍一次當的措辭，不可救藥的鬧大了我們的創傷；我開始了二十次

我的愛情在裏面掙扎的這一封信，直到今日我不能無淚而重讀這張沾淚的信箋。我終於決定寄出的那封信的副本：

「阿麗莎！可憐我，可憐我們兩人吧！……你的信害苦了我。我多麼願意能用微笑來回答你的恐懼呵！不錯，你給我寫的，我完全感覺到；可是我怕對自己說。你把何等可怕的現實給了只是想像的東西，你把它在我們之間弄得好厚啊！」

「如果你覺得你愛我不如以前了……啊！讓我撇開你在全信裏否認的這一點殘酷的假設吧！可是，那麼你這些一時的恐懼有什麼要緊呢？阿麗莎！我—想要理論，我的字句立刻凍結了，我只聽見我的心在悲鳴。我愛你太深，無法乖巧，我愈愛你，愈不會對你講話。「頭腦的愛」：這叫我怎樣回答呢？我用全靈魂愛你，叫我怎麼分得清我的理智與我的心呢？可是既然我們的通信成了你不留情而責難的原因，既然，由通信而提高了，隨後跌進了現實使我們受了如此劇烈的創傷，既然你現在相

信你給我寫信無非寫給你自己，既然再忍受像你最近這封信的一封信我已經沒有力量了：我請求你，暫時停止我們之間的一切通信吧。」

在這封信的下文中，我抗辯她的判斷，我控訴，我哀求她重新賜我們一次會面。上一次一切都不順遂；背景，配搭，季節——以至於我們的通信，太感奮，也沒有準備得妥當。這一次事先要只許沉默。我希望實現在春天，在奉格司麥，在那裏我想過去會袒護我，我的舅父會在復活假內接待我，多多少少任她自己酌定的住幾天。

我的決定已經堅定了，一把我的信發出去，我就能埋頭用功了。

可是，我在歲末以前又得和阿麗莎會面了。阿緒拜爾敦小姐，數月來身體日漸衰弱，在聖誕節前四天死了。自從我解除軍役以來，我重新同她住；我甚少離開她，我給她送了終。阿麗莎的一張明信片向我表明了她把我們的默誓放在心上還甚於我所遭受的喪事：她

當下就來，她說，只爲的送葬，因爲我的舅父不克親自來參加。

差不多只有我們兩個，她和我，參加葬儀，隨後又護送靈柩；並肩的走着，我們只交談了幾句；可是，到了教堂，她坐在我身邊，我有幾次覺得她的目光含情的注在我身上。

『這已經講好了，』她對我說，在她正要離開我的時候：『復活節以前什麼都不談。』

『好；可是到復活節：』

『我等你。』

我們是在墓園的門口。我想要送她上車站；可是她招來一輛馬車。連一句告別的話都不說，就把我撇下了。





七

『阿麗莎在園子裏等你，』四月末有一天，我到了奉格司麥，我的身父像慈父一般的把我擁抱了以後，對我說。縱然起初我頗失望於不見她立刻出來迎接我，隨後我馬上就感激她爲我們免去了初見面應有的那些俗濫的寒暄。

她是在園子的深處。我向那個路口走去，在那里環繞的叢密的灌木，在這個時節，完全開了花，紫丁香，棠球，金雀，魏吉麗亞（*Vergeles*）等等；爲的要不至於老遠就望見她，或者讓她好不見我來，我沿園子的另一邊，走那條仄徑，那里的空氣，在樹枝底下，十分清涼。我慢慢的走去；天空就像是我的喜悅，暖和，光明，入微的純淨。當然她是預期我從另外那條路上來的；我到了她的附近，她的背後，她都沒有聽出；我停住了，彷彿時間竟會得和我一同站住了：『這一個瞬間，』我想，『即使它還在幸福本身以前，幸福本身比起來還

不如呢？」

我想要跪在她面前；我走前去一步，她聽見了。她突然站起來，讓手裏正在做的繡件滾到了地上，向我伸出兩臂，把兩手擱在我的肩上。好一會兒我們就一直這樣，她，伸着手臂，面含笑容，向我低垂，脈脈的看着我，不說一句話。她穿了一身白衣裳。在她差不多太莊重的臉上，我重新看出了她童年的微笑。

「聽我說，阿麗莎，」我突然喊起來，「我還有十二天好空。你什麼時候不樂意我待在這里，我馬上就走，不多待一天。我們先商定一個記號來表示：『明天你必須離開奉格司麥。』我看見了第二天一定走，毫無異議，毫無怨言。你贊成嗎？」

我沒有準備我的字句，信口說來，反而自在。她想了一想，然後：

「倘若有一晚，我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沒有把你所愛的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掛在胸前：你懂嗎？」

「那就是我最後的一晚。」

『不過你走起來，』她接下去，『可要不流淚，不嘆氣：』

『不告別。我要在最後的那一晚離開你，完全像在前夜的樣子，那麼乾脆，你起初不由得懷疑：「他會懂嗎？」可是你第二天早上找我的時候，簡簡單單，我已經不在了。』

『第二天我也不找你。』

她向我伸過手來；當我把她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的時候：

『從此刻到終了的那一晚，』我加上說，『可不要有一點暗示叫我預感到什麼。』

『你一點都不要暗示 其後的別離。』

這一次會面的嚴肅在我們之間眼看要引起的局促，現在不得不打破了。

『我很願意，』我接下去說，『同你在一起的這幾天顯得和平常的日子一般無二：我的意思是：我們大家都覺得它們不是例外的日子。並且：我們起初不急於竭力想

談話：』

她笑起來了。我又說：

「有什麼我們可以一同做的事情嗎？」

我們一向都愛好園藝。一個沒有經驗的園丁新近代替了舊的那一個，園子荒廢了兩個月，有許多地方要整頓。玫瑰樹沒有修剪好；有些長得茂盛的，夾雜在枯枝間；有些亂爬的，貼在地上，沒有架好；還有些被贅枝吸收得枯瘦極了。大部分是我們給接枝的；我們認得出我們所培植的東西；它們所需要的料理，佔去了我們很長的時間，使我們頭三天，談了許多話而一點也沒有說到嚴重的什麼，當我們不說話的時候，一點也不覺得沉默的壓迫。

就像這樣子我們重新又互相習慣了。我相信這種熟習勝過隨便怎樣的苦口解釋。就是我們對於別離的回憶也早已在我們之間消失了；我常常感到的她心裏的那種恐懼，她害怕的我那種靈魂的緊張，都早已減退了。阿麗莎，比我在秋天作那次慘苦的拜訪的時候年輕了許多，我覺得從沒有見過她比現在更好看。我還沒有吻過她。每天晚上我看見她的胸衣上，掛在一條金鏈子上，閃耀着那個紫水晶的小十字架。深信中，希望在我

的心裏重新生出來了；我說是『希望』嗎？這早已是確信了，而且我想像阿麗莎也同樣感到了；因為，我一點也不懷疑我自己，無從再懷疑她了。我們的談話漸漸的大膽起來了。

『阿麗莎，』有一天早上，當明媚的空氣裏處處透露着笑意，當我們的心像花一樣開着的時候，我對她說，『現在須麗葉已經幸福了，你不讓我們也……』

我講得很慢，眼睛望着她；她忽然變色，蒼白得利害，直叫我不敢說完我的句子。

『朋友！』她開始說，眼睛並沒有向我轉過來：『我在你身邊覺得比我料想會感到  
的還要幸福；可是相信我：我們生來不是爲的幸福。』

『除了幸福，靈魂還喜歡什麼呢？』我躁急的嚷着。她喃喃的說：

『聖潔……』聲音非常低，這兩個字與其說是聽出的，不如說是猜出的更爲確切。

我全盤的幸福張開了翅膀，脫出我，向天上飛去了。

『沒有你，我達不到那里的，』我說，頭埋在她的膝上，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哭着，可是由於愛，並非由於悲哀，我重復說：『沒有你不成；沒有你不成！』

隨後，這一天像其他那幾天一樣的過去了。可是到晚上，阿麗莎出來沒有掛那件紫水晶的小手飾。忠於我的約言，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走了。

第三天我接到了這一封怪信，信上作為題句，寫了莎士比亞的這幾行詩：

“That strain again,——it had a dying fall:

O, it came o'er my ear like the sweet south,

That breathes upon a bank of violets,

Stealing and giving odour:——Enough; no more,

’Tis not so sweet now as it was before.”

（又這個調子了，——總那樣裊裊不絕：

從前啊，它掠過我耳朵像檐旒的南方，

輕輕的呼吸在滿坡的紫羅蘭花上，

偷香又送香——够了，不要再來了，

現在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可愛了……)

『唔！不由我自主，我找了你一早晨，弟弟，我不能相信你已經走了。我有點懷恨你履行了我們的約言。我想該是一場玩笑。在每一叢灌木背後，我都盼着你現身。』  
『可是不行！你真是走了。謝謝。』

『這一天我心頭就一直纏上了一些思想，我願意給你知道的——還纏上了一些種奇怪而確切的恐懼，就是怕如果我不給你知道，我往後會覺得對不住你，值得你責備：』

『在你初到奉格司麥的時候，我起初驚訝，隨即不安於我的全靈魂在你身邊



所感到的那種不可思議的滿足；「那麼大的滿足，」你對我說，「直叫我不再作以上的任何希求了！」唉！就是這一點使我不安的：

「朋友，我怕你要誤解我。我尤其怕你把無非是靈魂的最激烈的表現只當作一種微妙的推理（啊，那麼麼欠當呵！）」

「——如果是不能滿足的，就不是幸福——你對我說過，你可記得我當時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不能，芥龍，這不能滿足我們。芥龍，這不該滿足我們。這種賞心的滿足，我不能認它爲真的滿足。去年秋天你沒有領悟到這種滿足裏面掩藏了多少苦惱嗎？」

「真的滿足啊！上帝讓我不要把它當作是真的滿足吧！我們生來是爲的別一種幸福：

「正如從前的通信糟塌了去年秋天的會面，想起你昨天在這里，我今天寫信就無趣了。我往常給你寫起信來所感到的那種快樂現在到那里去了呢？由於寫信，

由於見面，我們消磨了我們的愛情所能企求的喜悅裏所有的純粹。現在，不由我自  
主，我像「第十二夜」裏的歐沁諾一樣的感嘆了：「夠了！不要再來了！現在已不像  
從前那樣的可愛了。」

『再見，朋友。 *Hic incipit amor Dei*（從此開始對上帝的愛。）啊！你可知道  
我多麼愛你：直到底我還是你的

『阿麗莎。』

對於德行的陷穽，我總是束手無策。一切英勇，迷我的眼目，牽引我——因為我不能  
把它和愛情分開：阿麗莎的信使我沉醉於最莽撞的熱誠。上帝知道我努力求更大的  
德行就只是爲了她。無論哪一條小徑，只要是向上的，都會引到她那里。啊！總不至於太  
快的收縮得只容得下我們兩人吧！唉！我料不到她遁匿得那麼微妙，我也想像不到她會  
從一個尖頂上重新逃脫我呢。

我給她作了很長的答覆。我還記得我的信裏惟一算得有見識的一段。

『我常常覺得，』我對她說，『我的愛情是我身上所保有的最好的一部分；我所有的德性都懸繫在這上面，它提高我，使我超越我自己，沒有它我就要落回到資質極平凡的那種庸碌的水準了。是由於希望趕上你，我才覺得最險峻的小徑總是最好的路徑。』不知道我接下去說了什麼，以致她對我答出了如下的一段話：

『可是，朋友，聖潔不是一種選擇；是一種義務』（在她的信上這兩個字旁邊加了三道圈。）『如果你真是我所相信的那樣一個人，你也逃不脫這一種義務的。』

就只是如此。我明白，或者不如說預感到，我們的通信就要中止了，最巧妙的勸告，最堅定的決意，在此都無能爲力了。

然而我還是長長的，溫柔的，給她寫信。在我的第三封信以後，我接到了這個短簡：

朋友，

「切勿以為我已經下了決心，不再寫信給你了；我只是不感覺興趣罷了。你的信却還叫我喜歡，可是我愈來愈責備自己這樣的牽引了你的情思。」

「夏天不遠了。我提議我們暫時停止通信，過些日子你到奉格司麥來和我一同過九月的下半個月。你贊成嗎？如果贊成的，我不需要你的答覆。我要把你的沉默當作同意，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答覆我。」

我沒有作覆。顯然這一種沉默無非是她課諸我的最後的試鍊而已。當我工作了數月，旅行了數星期以後，回到奉格司麥的時候，我是再安心不過了。

我怎能，用一篇簡單的敘述，叫人家立刻會理解我自己起初也不明白的事情呢？我在這

里能描寫什麼呢，除了從那時候起完全擺佈了我的悲苦境遇？因為我雖然如今覺得自己不可恕，不該沒有在那種最矯飾的表面底下覺出愛情還在那里悸動的，當時却只能看見那種表面，因此，覺得找不到我的密友了，我責備她；不就在當時我也沒有責備你呵，阿麗莎！只是絕望的哭泣我不再認識你了。現在我已然把你的愛情，用它沉默的狡計，用它殘忍的技巧，量出了力量了，你愈加兇狠的苦我，我定當愈加愛你吧？

輕蔑？冷淡？都不是；滿不是什麼可以克制的東西；滿不是什麼我可以抗爭一下的東西，有時候我躊躇，我疑惑，莫非自造苦惱吧，既然它的原因如此微妙，既然阿麗莎假裝不知道又如此乖巧。我到底悲嘆什麼呢？她接待我比往常更笑容可掬：以前她顯得從沒有如此殷勤，如此親切，第一天我差不多給她騙過了：把頭髮梳成一個新樣子，塌平了，收緊了，把她的面目點化得十分呆板，彷彿要改竄她本來的表情；一件不合適的上衣，顏色暗淡，質料粗糙，把她身體的優美的節奏弄得非常別扭：這究竟有什麼要緊呢？我盲目的想着，沒有什麼她第二天不就會改正的，出於她自動，或由於我請求：我更覺得不快

的是那種親切，那種殷勤，那是在我們之間不習見的，那裏面我怕看得出存心多於任意，雖然我不大敢說：客氣多於愛情。

當晚，走進客廳的時候，在原先擱鋼琴的地方已經不見了鋼琴，我很驚訝；聽見我失望的直叫起來，阿麗莎用了最平靜的聲音回答說：

「鋼琴拿去修理了。」

「然而我對你再三說過了，孩子，」我的舅父說，用了近於嚴厲的一種責備的語氣，「你既然能把它直用到現在，你儘可以等芥龍走了，然後把它送走的；你的躁急給我們剝奪了極大的快樂：」

「可是，父親，」她說，一邊掉過頭去，因為臉紅，「這幾天來，鋼琴已經變得非常嘶嘎，就是芥龍自己也彈不出什麼來了。」

「你彈起來，」舅父重新說，「不見得怎樣壞啊。」

她停了一會兒，向暗處俯身，彷彿一心在估量一個椅套的尺寸似的，隨即突然走出了房間，過了好久才回來，用一個盤子托來了我的舅父照例每晚都服用的煎藥。

第二天她不改梳頭髮，也不改穿上衣；坐在她父親身邊，在房子面前一張長椅上，她接做頭一天晚上已經做起的針黹，在織補東西。她旁邊，在長椅上或桌上，放着一只大筐子，裝滿了破舊的襪子，短襪子，她在裏面揀着，檢着。過了幾天，又弄起了食巾，被單：這種工作似乎使她全神都貫注了，以至於她的嘴唇完全失去了表情，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光彩。

『阿麗莎！』第一天晚上我對她嚷着說，看了她這副臉上的詩意盡失（*Chôlera*），大為愕然，我簡直認不出是她的面孔，我凝視了好久，她似乎並沒有感覺到我的目光。

『什麼？』她抬起頭來說。

『我想到底你聽見不聽見我。你的思緒似乎離開我太遠了。』

「不；我是在這里呢；可是這種織補很需要注意。」

「你一邊縫補，一邊可願意聽我給你唸東西嗎？」

「我怕不大聽得好。」

「爲什麼你找這麼費心機的事情做呢？」

「總得有人要做的。」

「外邊有許多窮女人藉此餬口呢，總不是爲的省錢，你才潛心做這種煩膩的工作罷？」

她立即向我斷言沒有什麼工作使她更感覺興趣了，許久以來她就只做這一種工作，她對於別的工作顯然已經做不來了；她一邊講，一邊微笑。她的聲音從沒有比現在她如此叫我傷心的時候更說得溫柔了。「我說的都是很自然的，」她的面孔好像在表示，「爲什麼你要難過呢？」——我心裏所有的抗辯，甚至於不再湧到我的嘴唇上了，塞住了我的喉嚨。



第三天，當我們採玫瑰花的時候，她請我把它們拿到她的房間裏，我這一年還沒有到那裏去過。我立刻生起了多麼得意的希望！因為我還在責備自己的悲哀；只要她說一句話就會治好了我的心呢。

我每次進那房間，總少不了無限感觸；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在那里造成了一種和諧的甯謐，令我在其中認得出阿麗莎的本色。窗子上和床周圍的帷帳的藍影，光亮的桃花心木的傢具，乾淨，整齊，清靜，一切都向我的心報告她的純潔，她的嫺雅。

這一天早上，我在她床邊的牆上不見了我從意大利帶回來那兩張馬莎綽 (*Marta*) 的大照片，非常驚訝；我正要問她那兩張照片怎樣了，我的視線落到了近旁的書架上。她向來在那里放她的枕邊書。這一架小小的收藏是一半由我送給她的書，一半由我們一同讀的書，逐漸積成的。我發見那些書都搬掉了，一律換上了一些無足道的通俗信仰的小冊子，都是我料她完全看不起的東西。突然抬起眼睛來，我看見阿麗莎笑着——

是的，望着我笑着。

「對不住，」她立即說；「你的面孔叫我禁不住笑了；你一看見我的書架，就那麼急轉直下的變了顏色！」

我沒有什麼心思開玩笑。

「真的，阿麗莎，你現在讀的就是這些東西嗎？」

「是的，你覺得有什麼奇怪呢？」

「我以爲一個人，吃慣了滋養的食品，嘗這些無味的，不會不作嘔。」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說，「這都是一些謙卑的靈魂；他們簡簡單單的和我講話，盡力表白自己的心得；我喜歡與他們過從。我預先知道他們不至於陷入詞藻的迷網，我呢，讀起他們來，也不至於落入瀆神的讚嘆。」

「那麼你只讀這一類東西了？」

「差不多。對了，好幾個月了。並且，我現在沒有多大讀書的時間了。我老實告訴你，最

近，想把你教我激賞的一位大作家拿起來重讀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聖書裏講的那個人，竭力想把自己的身材加高一尺。」

「這位叫你對自己懷這種怪想的「大作家」究竟是哪一位呢？」

「不是他叫我這樣的；是讀他的時候我才感到的：是巴思加。我也許偶爾撞到了不大好的地方：」

我作出了一個不耐煩的動作。她講得一口清朗而單調的聲音，彷彿在背書，沒有把眼睛從花上抬起來，她把花理來理去，還沒有理完。由於我的動作，她停了一下，隨即用同樣的聲調繼續下去了：

「那麼樣驚人的雄辯，那麼樣大勁；只證明那麼一點點。有時候我想莫非他那種感泣鬼神的腔調，說是信仰的結果，還不如說是懷疑的結果吧。完全的信仰講起話來，聲音裏不會有這麼多眼淚，也不會有這麼大顫抖。」

「就是這種顫抖，就是這些眼淚，造成這種聲音的美。」我竭力想反詰，而沒有勇氣；

因為她這些話裏，我一點也認不出我所愛於阿麗莎的地方。我把它們完全照我所記得的錄下來，毫未加以事後的修飾與整理。

「如果他沒有先給現生活除盡快樂，」她接着說，「現生活稱起來會重過：」

「重過什麼？」我說，因為我聽了她這種怪話，不勝驚異。

「重過他所倡言的那種不定的幸福。」

「那麼你不相信那種幸福嗎？」我嚷起來了。

「有什麼要緊！」她回答，「我倒願意它不定，好免除一切計較的嫌疑，敬慕上帝的靈魂努力投身於德行，並不是由於希望得報償，是由於天性的崇高。」

「從此就來了巴思加一流人的崇高所寄託的那種祕密的懷疑精神了。」

「並不是懷疑精神：是陽森派精神 (jansenisme)，」她含笑說。「我同這一套究竟有什麼關係？這裏那些可憐的靈魂，」（她轉向書架）「他們會瞠目不知所對的，如果問他們到底是陽森派，還是清靜派，還是別的什麼派。他們俯首在上帝面前，像風吹草偃，

不存惡意，不帶煩惱，不逞美。他們認自己一點也沒有了不得的地方，知道自己的價值就是在上帝面前抹殺了自己。」

「阿麗莎！我喊着，『爲什麼你撕掉你的翅膀呢？』

她的聲音依然很平靜，很自然，因此我的感嘆在我自己看來愈顯得過火，非常可笑。她重新微笑起來了，一邊搖搖頭。

「我上次拜訪巴思加所帶回來的一切：」

「什麼呢？」我問她，因爲她停住了。

「就是基督的這一句話：『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此外呢，』她接下去，加深了笑容，而對面望着我，『實在，我差不多已經不再了解了。當你在這些卑微者的圈子裏生活了一些時候，說來奇怪，那些偉大者的崇高就叫你氣都喘不過來了。』

在我的狼狽之中，我就想不出一句話來回答她嗎？

「倘若我今天得同你全部讀一讀所有這些說教集，這些默想錄：」

『可是，』她插進來說，『我看見你讀它們，我真要難受極了！我的確相信你生來宜於比這些更好十倍的東西。』

她講得十分簡單，像一點也不懷疑把我們兩個生命隔開的這些話會叫我心碎的。我頭裏像火燒；我還想要講話；我真想要哭呢；也許她會給我的眼淚克服吧；可是我儘自一言不發，兩肘撐在壁爐架上，頭埋在手裏。她平靜的繼續整理花，一點也看不見，或者假裝不看見我的痛苦：

正在這時候響了第一次開飯鐘。

『我要來不及準備吃飯了，』她說。『快走開吧。』隨後，彷彿只是鬧着玩的：

『我們以後續談吧。』

我們以後就不會續談。阿麗莎老是脫開我；她不會顯得要躲避；可是每一樁偶來的事情都立刻變成了一種十分切要的義務。我挨次等待；我一直要等到她料理完永遠是應接

不暇的家務，監督完倉房裏進行的工作，訪問完她愈來愈關心的那些佃戶，那些窮人。其餘的時間才歸我有了，實在很有限；我看見她總是很忙，——雖然也許倒還是在這些瑣屑的操作中，在我放棄追隨她的時候，我才最不大覺得怎樣的落空。只消略談上幾句，我就更感到如此了，當阿麗莎賜給我幾分鐘的時候，那實在總是用來作一席最別扭的談話，她講話就像哄小孩子。她從我身邊匆匆的走過去，不經意，含笑，我覺得她變得比不認識她還要疏遠呢。甚至於我有時候覺得她的微笑裏帶幾分奚落，至少帶一點譏誚，彷彿她以如此巧避我的慾望爲樂：於是我立即轉而自怨自艾，不願意違爾責備人，簡直不知道我可以期待她什麼，也不知道我可以責備她什麼。

我原先預期有如許幸福的日子就是這樣過去了。我茫然的看它們飛逝，可是既不想增加它們的數目，也不想延緩它們的進行，兩者都如此培增我的痛苦。在我走前二日的晚上，她却陪我走到了石灰泥廢坑前面的長椅那里——正是一個空明的秋晚，直到一點

烟霧都沒有的天際，每一件藍染的小東西都明晰可辨，在過去中，甚至於最飄渺的記憶也畢露無餘——我抑不住我的悲嘆了，我表明了我現在的苦惱形成於某種幸福的喪失。

「可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朋友？」她立即說：「你戀上了一個幽靈。」

「不，決不是一個幽靈。」

「一個想像的人物。」

「唉！我並沒有虛構。她從前是我的朋友。我喚回她。阿麗莎！阿麗莎！你就是我愛的那人兒。你怎樣了？你叫自己變成什麼樣子了？」

她半嚮不回答，慢慢的摘碎一朵花，低着頭。然後，終於說：

「芥龍，爲什麼不乾脆說你不大愛我了？」

「因爲這是不確的！這是不確的，」我憤然的嚷着，「因爲我從沒有更愛過你。」

「你現在還愛我；然而你又追惜我的過去哪！」她說，勉強含笑，微微聳一聳肩膀。



「我不能把我的愛情放回到過去。」

地在我的腳底下坍塌了；我抓得到什麼就抓住什麼：

「它一定得和別的東西一同過去的。」

「像我這樣的愛情却只能與我自己同歸於盡。」

「它會逐漸冷淡的。你自以為仍然愛的阿麗莎早已只存在於你的記憶中了。將來自然會有一天你只記得曾經愛過她了。」

「你這樣講，倒像有什麼可以在我的心裏代替她的位置了，倒像我要不再愛了。難道你不再記得你自己也愛過我，竟能這樣的以苦我為樂嗎？」

我看見她蒼白的嘴唇顫動了；用了一種幾乎聽不出來的聲音，她喃喃的說：

「不；不；這一點在阿麗莎並沒有改變。」

「那麼什麼也不會改變了。」我一邊說，一邊揪住了她的手臂：

她說下去，更堅定了：

「一句話就可以說明一切；爲什麼你不敢說呢？」

「什麼話？」

「我老了。」

「算了！」

我立刻抗辯，說自己也同她一樣的老了，說我們之間的歲差總還是不變的：可是她已經恢復了主意；惟一的時機錯過了，由於我一味的論辯，我斷送了我的優勢；我踏空了。

兩天後我離開奉格司麥，不滿意她，也不滿意我自己，對於我還叫作「德行」的東西滿懷了憎恨，對於我平常的心思滿懷了怨憤。似乎在這一次最後的會面中，由於我過分鋪張了我的愛情，我完全用盡了我的熱情；阿麗莎的一言一語，起初我不服，在我的抗辯沉默了以後，在我的心裏仍然是活的，勝利的。呢！她確乎有理！我已經只鍾愛一個幽靈了；我

曾經愛的，我仍然愛的阿麗莎，已經不存在了！呢！無疑的，我們已經老了！這種可怕的詩意消滅，凍澈我深心的，究竟，無非是回復自然而已；我慢慢的把她提高了，把她作成了我的偶像，用我所喜愛的一切東西來加以裝飾，現在我辛苦的結果，除了疲倦，還剩什麼呢？

：一剩了她自己，阿麗莎就立刻落到了她本來的水準，平庸的水準，我也在那里看見了我自己，可是我在那里就不再想要她了。以我一已的努力把她提高了，我要在高處達到她，這種累人的德行的努力，我覺得多麼荒唐！只要少高傲一點，我們的戀愛就好辦了：可是固執着一種沒有目標的愛情又有什麼意義呢？那是頑冥，那不是忠貞了。忠於什麼？

——於一個謬誤。最聰明還不是老實對自己承認我弄錯了？

當時有人薦我到雅典學校，我立刻答應去，毫無野心，毫無興味，可是想到出發，如想到逃脫，不由我不喜歡。

然而我還會見了一次阿麗莎：那是在三年以後，夏天臨末的時候。十個月以前，我從她那里聽到了我的舅父死了。我當時在巴列思坦旅行，立刻給她寫了一封相當長的信去，而迄未見覆：

恰巧在哈浮，我忘記了藉什麼事由，自然而然，我走到了奉格司麥。我知道阿麗莎在那裏，可是怕不止她一個人在那里。我沒有先通知我要來：不願意像作一次平常的拜訪似的去見她，我一邊猶豫：我要進去嗎？還是我寧可以不見她，不想法見她，儘自走了嗎？好，就這麼辦，我光是沿林蔭路走去，坐在長椅上，她也許還到那里去坐坐的：我早已尋思我可以留下什麼記號來，叫她在我走了以後，知道我會經來過：一邊想，我一邊緩步前行；現在既然決定了不見她，絞在我心頭的有點辛酸的悲愴就讓位給了一種幾乎是

甘美的憂鬱。我早已到了林蔭路，怕被人撞見，我沿界開農場的土堤，走那條邊徑。我知道土堤上有一個地點可以俯瞰園子的；我就爬上去；我不認識的一個園丁正在一條小徑上刈草，不久便望不見了。一個新的柵欄門關住了院子。一隻狗聽見我走過，在那里吠叫。再進前一點，林蔭路終止了，我向右轉，重遇到園牆，我正要走向山毛榉樹叢與我剛才離開的林蔭路並行的那一部分，在菜園的小門前經過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念頭，我想從那里走進園子去。

門關着。然而裏邊的門栓只有一點微弱的抵抗力，我就想要用肩膀來把它頂開了。正在這時候，我聽見一陣脚步聲，我隱身到牆角落去。

我看不見誰從園子裏出來；可是我聽出，我覺出是阿麗莎。她向前走了三步，很微弱的喚我：

「是你嗎，芥龍？」

我的心本來跳得很利害，一下子就停住了，因為我的喉嚨裏塞住了，一句話也說不

出，她就響一點的重新說：

「芥龍，是你嗎？」

聽見她這樣喚我，緊壓我胸頭的感情，非常激動，直叫我不由得跪下了，因為我始終不回答，阿麗莎再向前走了幾步，轉過牆角落，我突然覺得她面對我了——我正在用胳膊遮住了我的面孔，彷彿怕立刻看見她。她把頭向我低了一會兒，一方面我亂吻她纖弱的雙手。

「你爲什麼躲起來呢？」她對我說，簡單得宛如這三年的離別只離別了三天而已。

「你怎麼知道是我呢？」

「我在等你。」

「你在等我？」我說，太驚訝了，只能用疑問的口氣把她的話反過來說：見我還跪在地上：

「我們到長椅那邊去吧，」她接着說。「是的，我知道我還得再見你一次。三天以來，

我每晚來這裏，我就像今晚一樣的喚你：爲什麼你不回答呢？」

「如果你沒有來撞見我，我要不見你就走了。」我說，硬起來克制最初擺佈了我的激動。「我只是偶爾來到了哈浮，就想在林蔭路上走一走，在園子外邊繞一圈，在那張長椅上休息一會兒，我猜你還會到那里去坐坐的，然後……」

「看我這三晚帶來這裏讀的東西吧。」她岔斷我的話，遞給我一束信，我認出是我從前從意大利寫給她的那些信。這時候我才抬起眼，睛來看她。她已經大變了；她的消瘦，她的蒼白，可怕的絞痛了我的心。依靠着，壓着我的胳膊，她向我緊緊的挨擠，彷彿她覺得害怕，或者寒冷。她還穿了重孝，顯然，她當作帽子戴的黑紗，圈住了她的面龐，襯得她更加蒼白。她微笑，但似乎有一點支撐不住。我亟欲知道她這時候是否一個人在奉格司麥。不是；羅伯和她同住在那里；須麗葉，愛德華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曾經來他們這裏過了八月；我們走到了長椅跟前；我們坐下，報告家常的談話又拖長了幾分鐘。她探問我的工作。我不大樂意的回答她。我很願意她覺得我對於我的工作已經不感覺興趣了。我很想

就照她以前使我失望那樣的使她失望。我不知道做到了沒有，可是她一點也沒有露出什麼。至於我，同時而滿懷了恨與愛，我竭力用最冷淡的態度來對她講話，我氣憤有時候把我的聲音震撼得直抖的感情。

夕陽在一朵雲裏掩藏了一會兒，在地平線上重現了，差不多正對了我們，用一片閃爍的光華淹遍了空田地，用一種突如其來的豐富填滿了在我們腳下張開的狹谷；隨即落下去了。我一陣眼花，半嚮不說一句話；我覺得自己還裹在，沉浸在這一種金黃的陶醉裏，我的恨在其中發散了，我在心裏只聽出愛了。阿麗莎，還側着，倚着我的，坐直起來了；她從上衣裏面掏出一個薄紙包的小包，像要交給我，又停住了，似乎是躊躇不決，當我愕然的看她的時候：

「聽我說，芬龍，這是我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我帶來了三晚了，因為我久已想給你。」

「你給我做什麼？」我說得頗有點粗率。



『要你保存了，作爲紀念我，給你的女兒。』

『什麼女兒？』我嚷着，望着阿麗莎，不明白她的意思。

『平心靜氣的聽我說吧，我請求你，不要這樣的看着我；我早已不大好對你講話了；可是，這一點，我一定要對你說。聽好，芥龍，有一天，你要結婚的？不，不要回答我；不要岔斷我，我懇求你。我只是想要你將來記得我曾經深深的愛過你；好久以來：三年以來，我就想，你喜愛的這副小十字架，你的一個女兒，有一天，要帶它，以紀念我，噢！不知道紀念誰；也許你可以也給她；以我的名字：』

她停住了，講不出話來；我差不多懷了敵意的嚷着：

『爲什麼你不可以親自給她呢？』

她還想講話。她的嘴唇顫抖着，像一個哽咽的小孩子那樣；她却並不哭；她的眼睛裏那種奇異的光輝，使她的臉上洋溢着一種非人間的一種天使的美。

『阿麗莎，我同誰結婚呢！你知道我只能愛你：』突然間，狂熱的，幾乎是粗野的，把

她摟緊在我的臂彎裏，我在她的嘴上亂吻了一陣。她任我擺佈，半倒在我的懷裏，我把她抱了一會兒；我看見她的目光翳了；隨後她的眼皮闔上了，用一種在我看來正確得和諧得什麼也比不上的聲音：

『可憐我們吧，朋友！』她說，『啊！別糟塌我們的愛吧。』

也許她還說：『不要作卑怯的行爲！』或者也許是我自己說的，我不知道了，可是我一下子在她面前跪下了，虔誠的用胳膊把她圍住了：

『既然你這樣的愛我，爲什麼你總拒絕我呢？瞧我起初等須麗葉結婚；你知道你也等她幸福；她是幸福了；你自己告訴我的。我好久總以爲你不願意離開你的父親；可是現在只剩了我們兩個了。』

『噢！別惋惜過去吧，』她喃喃的說。『現在我已經翻過了一頁了。』

『還有時間呢，阿麗莎。』

『不，朋友，再沒有時間了。再沒有時間了；自從那一刻我們由於戀愛而各自爲對方』

瞥見了比戀愛更好的東西。託福你，朋友，我的夢想昇得極高，以至於一切人世的滿足都惟有令它墮落了。我常常想到我們在一起生活就會怎樣了；只要它稍一不完全，我就忍受不住了：我們的愛情。」

「你想到過我們不在一起生活又會怎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想到過。」

「現在，你瞧啊！三年以來，沒有你在一起，我一直是在慘苦的飄來蕩去：」

夜色蒼茫了。

「我冷了，」她說，站起來，把她的肩巾裹得太緊了，叫我無從再挽她的胳膊。「你記得聖書裏的那一節，曾經叫我們很為難，我們怕不大懂得的：「他們並沒有得到應許給他們的東西，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東西：」」

「你還相信這些話嗎？」

「當然得相信。」

我們不再說什麼話，並肩的走了一會兒。然後，她接下去說：

『你想想看，芥龍：「更好的東西。」』突然她的眼睛迸出眼淚來了，一邊還講着『「更好的東西。」』

我們又到了剛才我看見她出來的菜園的小門口。她向我轉過身來：

『再見！』她說。『不，不要再走來了。再見，我至愛的朋友。現在要開始了：那種更好的賞賜。』

就在一瞬間，她看着我，又把我挽住，又把我推拒，胳膊伸着，手擱在我的肩上，眼睛裏充滿了說不出一種愛：

等到門一關，聽見她隨手把門栓一閃，我立刻倒在門上，絕望到無以復加，不能自己，在夜色裏哭泣着，嗚咽着，待了好久。

可是留住她，撞進門，不管怎樣闖進房子去，那里倒還不會叫我吃閉門羹的——不，

即便在今日，當我回到了已往，重溫這一刻過去的時候——不，這在我不可能的；誰要是在這里不了解我的，那就是直到那時候一點也沒有了解我了。

一種忍不住的焦慮使我幾天以後寫了一封信給須麗葉。我對她講我到過奉格司麥，對她說阿麗莎的蒼白，消瘦，如何的令我驚駭；我請求她留意，請求她隨時給我些消息，我不能再期望阿麗莎自己來什麼音訊了。

不到一個月以後，我接到了這封信：

「親愛的芥龍，

「我報告你一個極悲哀的消息：可憐的阿麗莎已經不在了；唉！你在信裏表示的憂慮實在是太有所據了。數月以來，她不怎樣說得上有病，只是一天天衰弱；然而，任從了我的懇求，她終於去看了哈浮的A——博士A——博士給我來信說她

沒有什麼要緊。可是你去看她以後的第三天，她突然離開了奉格司麥。從羅伯的來信裏，我才知道她的離家；她難得寫信給我，要沒有羅伯，我就完全不知道她的出走了，因為我對於她的沉默不會那麼快的起什麼驚怪。我痛責羅伯就這樣讓她走了，沒有陪她上巴黎。你會相信嗎，從那時候起，我們就不知道她的通訊處了。你想想看我多麼着急；不能見她，甚至於不能寫信給她。羅伯的確，幾天以後，也去了巴黎，可是一無所得。他向來疏懶，我們不能不懷疑他的熱心。我們該報告警察的；當不能老處在這種殘忍的疑懼不安中。愛德華出發了，辦得還好，終於找到了阿麗莎進的那個小療養院。可惜，唉！晚了。我同時接到院長報告她病故的一封信，和未能一見她的愛德華拍來的一個電報。她在最後一天把我們的地址寫在一個信封上，讓人家好通知我們，在另一個信封裏，裝一份她寄給哈浮我們的公證人的一封信的副稿，內容是她的遺囑。我想這封信裏有一節是關於你的；我回頭就給你知道。愛德華和羅伯終獲參加了前天舉行的葬禮。送靈柩的不只是他們兩個人。療養院裏幾個病人也

參加了，把她的遺骸送到了墓地。至於我，隨時就會生第五個孩子了，不幸我不克走

『親愛的芥龍，我知道這個惡耗會引起你極大的悲痛；我給你寫信，我的心也碎了。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過去這兩天，我現在還寫得很困難，可是我不願意讓別人——哪怕是愛德華或是羅伯——對你講她，因為顯然是只有我們兩個深知她。現在我差不多是一家的老母親了，現在已經有許多灰燼掩蓋了熾烈的過去。我可以希望再見你。倘若你有事情或者有興致到尼末來，就來愛格維孚看我們吧。愛德華很喜歡見你，我們兩個可以一塊兒談談阿麗莎再見。我很傷心的抱你。』

過了幾天，我聽說阿麗莎把奉格司麥派給了她的弟弟，可是要求把她房間裏的一切東西和幾件指定的傢具運送給須麗葉。我不久便可以接到她放在一個密封裏，寫明交我的一些文件。我還聽說她叫人把我在最後那一次見她的時候拒絕收留的那副紫水晶

的小十字架掛在她的頸上，我從愛德華那里聽說這已經照辦了。

律師寄給我的那個密封裏裝的是阿麗莎寫的日記，我在這里抄下了若干頁。——我只是抄下，不加評語。你們大可以想像到我讀它們的時候作何感想，心裏如何騷亂，我自己表現出來總不免太不完全了。





## 阿麗莎日記

愛格維孚

前日離哈浮，昨日抵尼末；我的第一次旅行！家政和烹飪都不用操心了，在其後的清閑無事中，在這個一八八一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我的二十五度生日，我開始寫日記——沒有多大的興致，不過聊用以作伴而已；因為，也許是我生平第一次，我覺得孤獨——身處這一個異鄉，簡直是異國，我還不熟識的地方。它要對我講的顯然無異於諾曼地對我講的，我在奉格司麥久聽不倦的——因為上帝無論到哪裡都不會兩樣——可是這塊南國的地方所講的語言，我還聽不懂，我驚異的聽着。

五月二十四日。

須麗葉睡在我近旁一張沙發上——在開敞的廊下，這條廊使這所意大利式的房子別饒風韻，它平接院子，院子又連接園子。須麗葉，不離開沙發，就可以望見草場起伏而延長到一片水那里。一羣雜色的鴨子在那里嬉戲，兩隻白鵝在那裏游泳。一條小溪，據說在任何夏天都可以不乾的，灌注到那里，然後流貫園子，園子在那里變成了叢林，愈遠愈荒涼，在不毛地與葡萄田之間愈縮愈窄，隨即完全被收束住了。

……愛德華·台西埃昨天帶我的父親參觀了園子，農場，酒窖，葡萄田，我在須麗葉身邊，沒有去，因此，今天一早我得以獨自在大園子裏作我第一次發現的散步。許多草木，我都不認識，我却很想知道它們叫什麼，我把它們每一種摘下一條細枝，預備到午飯的時候，探問它們的名字。我在其中認出一些芥龍在博爾吉思別莊，在道里亞·班非利所讚美的拘骨樹(chênes-verts)……與我們北方的樹木那麼不相類，樣子那麼不相同；差不多在園子的盡頭，它們蔭蔽着一片狹的神祕的隙地，俯臨着一片柔軟的綠茵，蹣上去非常愉快，彷彿招引着山林女神們的合唱。我納罕，簡直害怕，我對於自然的感情，在奉格司

麥具有深刻的基督教色彩的，在這里竟不由我自主，變得有點神話氣息了。然而愈來愈叫我感受壓迫的這一種恐懼仍然是宗教意味的。我低誦這句話：「hic nemus」〔這是神林。〕空氣澄清如水晶；一片奇異的沉靜。我想起歐爾斐（Orpheus）想起阿爾密玳（Armidé）忽然間發出了一陣鳥聲，惟一的鳥聲，離開我那麼近，那麼動情，那麼純潔，我忽然覺得全自然都在等候。我心跳得十分利害，我在一棵樹上倚了一會兒，隨即回來了，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起身呢。

五月二十六日。

芬龍老沒有信來。如果他寄到哈浮，他的信該已經轉到了：我只能向這本手冊吐露我的不安；三日來片刻都得不到排遣，昨天游來·波（Les Baux）也不濟事，禱告也不行。今日我在這里別的什麼都不能寫了：到愛格維孚以來我所感到的憂鬱也許並沒有別的原因——我在心裏感覺得那麼深切，現在看起來它彷彿又已盤據在那里了，彷彿

彷彿我自鳴得意的喜悅無非掩蓋它而已。

五月二十七日。

爲什麼我要對自己說謊呢？我須麗葉的幸福爲樂，乃由於推理。我曾經如此切盼，以至於甘願犧牲我自己的幸福以求的那種幸福，我現在看見她毫無困難的獲得了，看見它與我們，她和我，原先所想像的截然不同，我覺得痛苦。這多麼複雜呵！不錯：我清清楚楚的看出自私自心的一種可怕的復活：氣惱她在我的犧牲以外找到了幸福——她無需我的犧牲就可以幸福。

現在，感到了芥龍的沉默使我何等的不安，我自問：那種犧牲在我的心裏當真是完成了嗎？我好像受了屈辱似的，覺得上帝不再要求我犧牲了。難道我不能作犧牲嗎？

五月二十八日。

這樣子分析我的哀愁是多麼危險呵！我早已依戀起這一本手記來了。我自以為已經克服的嬌氣在這裡重新得勢了嗎？不願這部日記不要充我的靈魂用以搔首弄姿的阿諛的鏡子吧！我寫日記，並非像我原先料想的由於閒居無事，而是出於哀愁。哀愁是罪孽的一種狀態，我已經忘了的，我恨它，我願叫我的靈魂脫出它的糾紛。這本手冊該幫助我在我的心裏重得到幸福。

哀愁是一種錯雜。我從來不想法分析我的幸福。

在奉格司麥，我也孤獨，更孤獨；可是爲什麼我感覺不到呢？當芥龍從意大利寫信給我的時候，我情願他沒有我在一起看東西，情願他沒有我在一起生活，我以思想追隨他，把他的喜悅當作我的喜悅。現在我却不由自主的要他了；沒有他，我所看到的一切新東西都叫我厭煩：

六月十日。

、日記剛開始就中斷了許久；小麗思誕生；長日長夜的看護在須麗葉身邊；我能寫給芥龍的一切，我都不高興寫在這里。我願不致犯一般婦女的這一條通病：寫得太多。把這本手記當作一種完成自我的利器吧。

（以後的幾頁是讀書札記，摘錄，等等。然後重新是在奉格司麥的日記了……）

七月十六日。

須麗葉是幸福的；她說如此，看起來也如此；我沒有權利，沒有理由懷疑她這一點；現在我在她身邊，何由而來了這種不滿足，不安的心情呢？——也許是由於感覺到這種幸福如此見之於實際，如此易得，如此完全的『稱身』以至於顯得把靈魂束緊了，窒息了……

我現在自問我所希求的到底是幸福呢，還是向幸福的進行。主啊！不讓我接觸我可

以很快就達到的一種幸福吧！教會我，延宕我的幸福，使它遠退到你那里吧！

（以後許多葉已經撕掉了；顯然是記的我們在哈浮那次苦痛的會面。日記到翌年才續下去；沒有註明日子，可是當然是寫在我小住奉格司麥的時候。）

有時候聽着他講話，我似乎看着我自己思索。他給我自己解釋我自己，揭露我自己。我會沒有他而生存嗎？我有他我纔存在呢？

有時候我遲疑：我對他所懷的感情就是所謂愛情嗎——通常描摹愛情的圖畫與我所願意的那麼不同。我願意一點都不說起愛情，愛他而不知道我愛他。我尤其願意愛他而他不知道。

179  
我覺得沒有他而過的生活，不再能給我任何喜悅。我的全盤德行無非是爲了叫他喜歡。然而，在他身邊，我覺得我的德行衰落了。



我喜歡練習鋼琴。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每天得一些進步。這也許也就是我喜歡讀外國文著作的奧秘；當然並不是因為我愛好某種外國文甚於本國文，或者我所敬佩的本國作家有什麼地方趕不上外國作家——而是因為捉摸意義，揣摩感情所遇到的輕微的困難所生的不自覺的驕傲，使我在心智的快樂以外，又感到某一種我覺得我所不能少的精神的滿足。

無論如何幸福，我不能希求一種無進步的狀態，我想像天國的喜悅並非是與神的混合，而是無限的，持續的接近。如果我不怕撥弄字眼，我要說我看不起一種不是進步的（progressive）喜悅。

今晨我們兩個人並坐在林蔭路的長椅上：我們什麼也不說，不感到講話的要求：

突然間，他問我信不信未來的生命。

「啊，芥龍，」我立刻嚷起來了，「在我這豈止是一種希望：這是一種確信哩！」

猝然間我覺得我的全盤信念彷彿都倒進這一聲感嘆裏了。

「我想知道，」他接着說，停了一會兒，然後：「沒有信心，你會作別樣的行動嗎？」

「我怎能知道呢？」我回答，我又加上說：「你自己呢，不由你自主，朋友，你除了由信心的激發，再不能作旁的什麼行動。不然，我就不愛你了。」

不，芥龍，不，我們的德行並不是爲了將來的報酬而努力；我們的愛情並不是追求報酬。辛勞獲得報償的觀念對於大方的靈魂是一種凌辱。德行在它也不是一種裝飾；不是，是它的美的形式。

爸爸身體又不好起來了；不會有什麼要緊，我希望，可是三天以來只能吃牛奶了。

昨天晚上，芥龍剛回到他的房間去；爸爸，還不就寢，同我在一起，可是離開我一會兒。我坐在沙發上，或者不如說——我差不多從來不這樣的——躺在那里，不知道爲什麼。燈罩給我的眼睛，我的上半身，遮住了燈光，我機械式的看着我的脚尖，從我的袍子底下露出了一點，給燈光籠住。爸爸回來的時候，他呆立了一會兒，在門口凝視我，神情古怪，一半含笑，一半含愁。漠然的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我站起來了；於是他向我招手：

「來，坐我身邊，」他對我說；雖然時候已經不早了，他開始向我談起我的母親來了，自從他們分離了以後，他還從不會談過呢。他對我講他怎樣和她結婚，他怎樣愛她，她起初在他是多麼重要。

「爸爸，」我終於對牠說，「請求你告訴我爲什麼你今晚對我講這種話——爲什麼你恰好在今晚對我講這種話？」

「因爲，剛才，我回到客廳裏來，看見你躺在沙發上的時候，我在一瞬間以爲重新看見了你的母親。」

我所以這樣追問他，乃是因爲就在這一晚：芥龍站在我背後，靠着我的椅，倚在我的肩上，讀我在讀的書。我不看見他，可是感受到他的氣息，彷彿還感覺到他身上的熱，身上的顫動。我假裝繼續讀書，可是我已經讀不懂了；我連行數也分不清楚了；一種如此古怪的煩亂侵襲了我，使我不得不趕緊趁我還站得起來的時候，從椅子裏站起來。我居然能走出去一下而僥倖沒有引起他注意到什麼：可是，稍晚一些，我獨自在客廳裏，躺在那張沙發上，爸爸覺得我像我的母親，就在那時候，我恰好想起了她。

我這一夜睡得很不好；心裏不安，悶損，苦惱；過去的記憶像悔恨的波浪湧起來毒擾我不休。

主啊，讓我明白凡是具有惡貌的一切是多麼可怕吧。

可憐的芥龍！如果他知道有時候他只要作一點表示呵，如果他知道我有時候等待那一點表示呵：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早已是爲了他的緣故我才希望長得美呢。現在我覺得我除非爲了他，我從不會『勉力圖完美。』這一種完美，沒有他，是達不到的。這一點，上帝啊！在你的一切教訓裏，是最叫我靈魂爲難的一種。

德行與愛行合一的靈魂該多麼幸福！有誰懷疑除了愛，儘可能的愛，愈愛愈深，是否有旁的德行：可是有些日子，唉！德行在我看來無非是愛情的阻撓而已。什麼！我敢把我的心之最自然的傾向稱爲德行嗎！啊，感人的詭辯！似是而非的誘引！幸福的惡作劇的幻景！

今晨我在拉·佈呂葉 (La Bruyère) 的書裏讀到：

『人生的過程裏，有時候會遇到禁止我們享受的極可愛的快樂，極溫存的期許，叫我們不由不希望至少允許我們享受的：如此大的誘惑非知道用德行克止它們不足以超越的。』

那麼爲什麼我在這裏想自以爲有什麼要禁止呢？莫非我在祕密中被一種比愛情的誘惑更有力，更動情的誘惑所吸引了嗎？啊！倘若能同時牽引了我們兩個靈魂，藉愛情的力量，超越了愛情啊！

唉！我現在知道得太清楚了：在上帝與他之間，並沒有旁的障礙，除了我自己。如果，誠如他對我所說，他對我的愛情起初是使他傾向上帝的，現在這一種愛情阻礙他了，他捨不開我，他偏重我，我變成了他的偶像，絆住他，使他在德行裏有更大的進步。我們兩個一定得有一個達到那一步；在我怯懦的心裏，我已經沒有希望克制我的愛情了，上帝，賜我力量以教他不再愛我，因此，以我的功德爲代價，我可以向你呈獻更高出千百倍他的功德：雖然我的靈魂今天哭泣我失去了他，我失去他不就是爲了以後我要在你身上重新找到他嗎？

說吧，上帝！還有什麼靈魂更配得上你呢？他不是生來合於作更高出於愛我的事情

嗎？如果他停止在我這里，我還會這樣愛他嗎？本可以是英勇的一切，在幸福裏縮得多麼可憐呵！

『上帝給我們預備了更好的東西。』

星期日。

幸福就在那里，近在身邊，向我們自獻：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得到：今晨，同他談話的時候，我完成了我的犧牲。

星期一，五月三日。

星期一晚。

他明天走：

親愛的芥龍，我永遠帶了無限的柔情而愛你；可是我將永遠不再能告訴你了。你加於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靈魂的拘束是那麼冷酷，以致離開你在我是一種解放，一種苦味的滿足。

我竭力按理性行動，可是在動作的一刻，指使我行動的理性就脫出了我的把握，或者在我看來像十足迂闊了；我不再信它們了。

指使我逃避他的理性嗎？我不再信它們了；然而我還是逃避他，悲哀的逃避他，而不知道爲什麼我要逃避他。

主啊！但願我們，芥龍與我，一塊兒互相協助的向你前進；在人生的道上像兩個巡禮者一樣的走着，有時候一個向另一個說：『靠在我身上吧，弟弟，如果你累了，』另一個回答說：『覺得你在我近旁，我就足夠了：』『可是不！你指點給我們的路，主啊，是一條狹路——窄得容不下兩個人並肩而行。』



七月五日。

我已經六星期沒有翻開這一本手冊了。上月中，重讀其中若干頁的時候，我在那裏看出了一種荒謬的，罪惡的想把文字寫得好的苦心：我得自他的賜予：

彷彿，在我無非爲的使我沒有他也可以過活而開始的這一本手記裏，我倒是不斷的爲他而寫了。

我把自覺寫得好的各頁都撕掉了。（我知道我說得好是什麼意思。）我本該把涉及他的各頁都撕掉。我本該把它們統統撕掉：我辦不到。

因爲我撕去這些頁，我早已感覺到一點驕傲了：這一種驕傲我本來會見笑的，如果我的心不這樣病弱。

看起來當真像我所銷毀的有什麼了不得呢！

七月六日。

我得離棄我的藏書了……

從一本書到一本書，我逃避他而重新碰見他。甚至於我沒有他而自己發見的各頁，我也聽見他還在讀給我聽的聲音呢。我只介意他感覺興趣的地方，我的思想取了他的思想的形式，以至於我不能把它們分辨，不比我樂意把它們混在一起的時候更分辨得清楚。

有時候我竭力求寫得壞，以便脫避他的字句的節奏；可是力抗他仍然是念念不忘他。我下了決心暫時什麼都不再讀，只讀聖經（也許連「遵主聖範」）在這本日記裏，什麼都不寫，除了每天抄錄我所讀的主要的經文。

（以後接着寫的是一種「家常便飯」〔pain quotidien〕，從七月一日起，每天的日子都附帶一節經文。我在這裏只抄下附有按語的各段。）

『變賣你所有的一切，分給窮人。』我明白我該把我只給芥龍安排的這顆心分給窮人。同時不就該教他也這樣辦嗎？主啊，給我一點勇氣吧。

七月二十日。

七月二十四日。

我輟讀了『內在的安慰。』這種古人很叫我感覺興趣，可是使我分心，而且它所給我的近於異教的喜悅一點也談不上我在其中想得到的教益。

重拿起『遵主聖範』甚至於並不讀拉丁原文，因為我以懂原文自誇。我喜歡我所讀的譯本甚至於還不署姓名——新教的，的確，可是標題上說『各基督教社團一概適用。』

『啊！如果你知道進德的時候，你會得到何等的平安，給別人得到何等的喜悅，我確信你會更關切的在這一點上努力了。』

八月十日。

如果，上帝，我用了赤子的信念的熱誠，天使的超人的聲音，而向你呼喊：  
這一切，我知道，不是從芥龍來的，而是從你。  
可是爲什麼，在你與我之間，你到處都揭起他的影象來呢？

八月十四日。

兩個多月以完成我這個工作：主啊，幫助我！

八月二十日。

我深感到，我在悲哀裏感到，犧牲並沒有在我的心裏完成。上帝，只有他常使我領教的喜悅，讓我只歸功於你吧。

我所達到的德行是多麼平庸，多麼可憐啊！我對自己太苛求了嗎？——不再爲之痛苦。

八月二十八日。

總是向上帝求力量是多麼卑怯的行爲！現在我所作的禱告全是哀求了。

八月二十九日。

『看田野裏的百合花：』

這句如此簡單的話今早把我沉進了一種悲哀，叫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自拔。我走到田野裏，不由自主的，不斷的重念着這句話，使我心裏，我的眼眶裏，都注滿了眼淚。我看着空漠的大平原，那里有農夫俯伏在犁上操勞。『田野裏的百合花：』可是，主啊，它們在  
哪里呢？

九月十六日，晚十時。

我重見他了。他在這裏，在這所房子裏。我看見他的窗子投在草地上的燈光。當我寫這些字的時候，他還沒有睡；也許他在想我吧。他沒有變；他說如此；我也覺得如此。我會照我的決意去對待他，以絕他對我的愛情嗎？

九月二十四日。

噢！慘痛的談話，我居然假裝得冷淡無情，雖然我的心在胸中暈過去了：直到現在，我總安於逃避他。今早我却相信上帝會給我戰勝的力量，相信老是規避抗爭不免是懦怯的行徑。我戰勝了嗎？芥龍愛我已經稍稍不如原先了嗎？唉！這就是我又盼望同時又害怕的：我從不曾更愛過他呢。

主啊，如果你爲了把他從我這里救出去，必須要我先滅亡，你就這樣辦吧！

『走進我的心，我的靈魂，來擔當我的苦惱，來繼續在我的身上忍耐你還得受的苦難。』

我們談起了巴思加：我說了什麼呢？多麼可恥的胡言亂語啊！即在我說出來的時候我已經覺得痛苦了，今晚我更追悔不迭，有如追悔褻瀆的行爲。我重新把那本沉重的『隨想錄』拿起來，信手翻到了寫給洛安奈小姐 (Mlle. M<sup>lle</sup>. Roannez) 的書簡中的這一段：

『你只要自願的一直跟隨着引導者前行，就感覺不到牽他的繩索；可是一開始抵抗，一開始想法走開的時候，你就當真要感覺痛苦了。』

這句話如此透切的感動了我，以致我沒有力量再往下讀了；可是翻到書中另一個地方，我遇見了我原先不知道，現在剛抄下的非常可佩的一段。

（日記第一冊在這裡完了。顯然，其後的一冊已經被毀掉了；因為，在阿麗莎所留下的文件中，日記在三年以後才重見寫作，那時候還在奉格司麥——在九月裏——就是在我們最後一次會面以前不久的時候。

這本最後的日記開頭是如下的字句。）



上帝，你知道，爲的愛你，我需要他。

九月十七日。

上帝，把他給我吧，我好把我的心給你。

九月二十日。

上帝，只要讓我再看見他一次。

上帝，我把我的心許給你；允准我的愛情對你的請求吧。我將要把我的餘生只向你

奉獻：

上帝，寬宥我這個卑劣的禱告吧，可是我不能使他的名字離開我的嘴唇，也不能忘掉我心裏的痛楚。

上帝，我向你呼號；別把我委諸苦難吧。

九月二十一日。

『你將用我的名義向父請求的一切：』

主啊！用你的名義，我不敢：

可是，即便我不再作我的禱告了，你因此就不大看得出我心裏狂熱的希求嗎？

九月二十七日。

今晨起非常平靜。差不多整整的默想了，禱告了一夜。突然我覺得一種光華的和平，像我小時候對於聖靈的想像一般，把我裹起來，直降到我的深心。我立刻就寢，深恐我的喜悅只是神經的激奮；我差不多很快就入睡了，趁這種幸福的心情還不曾捨我而去。它今晨還完全在這裡。我現在確信它會再求的。

九月三十日。

芥龍<sup>！</sup>我的朋友，我還稱你爲我的弟弟，可是我愛你比愛一個弟弟還深過千萬倍；我在山毛櫸樹叢裏喊過你多少次了！每日近黃昏的時候，我總走出菜園的小門，走下早已昏暗的林蔭路；如果你突然回答我，如果你在我張望的石堤背後現出來，如果我老遠就望見你坐在長椅上等待我，我的心不會嚇得一跳的；不！不見你，我才驚訝呢。

十月一日。

仍然什麼也沒有。太陽在澄清無比的天空裏落下去了。我等待。我知道不久，我要同他一塊兒坐在那張長椅上了；我早已聽他說話了。我那麼愛聽他說我的名字；他將要在那里了！我要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裏。我要把前額放在他的肩上。我要貼近他呼吸。昨天我早已把他的幾封信拿出來重讀；可是我看都沒有看，一心只想念他了。我也拿出了他所愛的，在從前一個夏天，我不要他走的時候，一直是每晚必佩的那副紫水晶的十字架。

我很想把這副十字架交還他。我久已做了這個夢：他結婚了，我是他的第一個女兒。小阿麗莎的教母，我把這一件飾物送給她：爲什麼我從來不曾敢告訴他呢？

十月二日。

今天我的靈魂輕快得像一隻築巢在天空裏的小鳥。今天他該來了；我感覺到；我知道；我真願意昭告全世界；我覺得我必須寫在這里。我再也掩不住我的喜悅了。甚至於羅伯，平常對我是那麼不經意，不關心的，也看出了。他的問話使我爲難。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怎能等到今晚呢？

我不知道蒙上了何種透明的束帶，使我到處都看見他擴大了影像，把愛情的光芒集中在我心上唯一的焦點上。

噢！我等得好累呵！

主啊！向我開啓一下幸福的大門吧！

十月三日。

一切都煙消火滅了！他從我的臂間溜走了，像一個影子。他本來在這裡啊！他本來在這裡啊！我現在還覺得他在這裡呢。我喚他。我的手，我的嘴唇在黑夜裏徒然的尋找他：

我不能禱告，也不能睡覺。我重新走到黑暗的園子裏。在我的房間裏，在全所房子裏，我都害怕；我的苦惱重把我引到了我拋下他的門口；我把門打開，滿懷了癡心的希望；儘許他回來了！我呼喊。我在黑暗裏摸索。我又回到房子裏來給他寫信，我不能容受我的悲苦。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對他說了什麼了！我作了什麼了？爲什麼我在他面前總想

要誇張我的德行呢？我心裏完全否認的一種德行有什麼價值呢？我暗中背棄了上帝安排在我嘴唇上的言語。我心裏脹滿了東西，可是一點也吐不出。芥龍！芥龍，苦痛的朋友，在你身邊我心碎，不在你身邊我不能活，不要聽信我剛才對你所說的一切，除了我的愛情對你講的話。

撕掉了我的信；隨即重新寫：現在破曉了；灰色的，霏濡了淚珠，和我的思緒同樣的愁慘。我聽見農場裏最初的聲響，一切沉睡的都又蘇生了：『現在，起來吧。時候到了：』

我的信不發了。

十月五日。

嫉妒的上帝啊，你掠奪了我的，索性把我的心拿去吧。所有的情熱從此都捨棄它了；

再沒有什麼會動它了。那麼幫助我戰勝我自己可哀的殘餘罷。這所房子，這個園子，難堪的鼓勵我的愛情。我要逃到一塊只能看見你的地方去。

你要幫助我把所有的財產分給你的窮人；讓我把不容易變賣的奉格司麥派給羅伯。我已經寫了遺囑，可是大部分必要的手續我都不知道，昨天我同律師未能作充分的談話，生怕他猜疑到我下的決心，怕他告訴麗葉或羅伯：我要到巴黎去辦妥這一樁事務。

十月十日。

到這里累極了，不得不在床上躺過了最初這兩天。人家不得我同意擅自請來的那位醫生說必須行一種手術。反對有什麼用處呢？可是我很容易的使他相信我害怕行手術，我寧願等待先『恢復了一點力量。』

我想法隱埋了我的名字，我的住址。我在療養院的事務處存了足夠的錢款，讓他們並不爲難的收容我，留我到上帝認爲已非必要的時候爲止。

我喜歡這個房間。十足的清整已經夠作四壁的裝飾了。我十分驚訝我自己竟覺得近於喜悅呢。這是因爲我對於生命已無所期望了。是因爲現在我得滿意上帝，因爲他的愛惟有到完全佔據了我們的深心以後才是甜蜜的：

我身邊只帶了一本聖經；可是今天，比我在那里所讀到的言語還要高的在我心裏響着巴思加這一句狂熱的嘯歎：

『凡不是上帝的一切都不能滿足我的盼待。』

噢，我這顆輕率的心所希求的太屬於人間的喜悅啊：莫非是爲了逼出我這一聲呼號，主啊，你才使我絕望了嗎？



十月十二日。

你的王國來了！來到我心裏吧；你好單獨統治我；完全統治我。我對你不再計較我的心了。

雖然疲乏得彷彿我很衰老了，我的靈魂還保持了一種出奇的稚氣。我仍然是從前那樣的小姑娘，非待房間裏一切都整齊了，等脫下的衣服在床頭折疊好了，總不能睡覺：

就是如此我所以要佈置妥貼了才死。

十月十三日。

在銷毀以前，把日記重讀了。『偉大的人品不屑散播自己所感的苦惱。』我想是克洛蒂爾玳·特·服(Clotilde des Vaux)說的，這個說得很美的句子。

正要把日記扔進火裏去的一霎那，一種警告把我止住了；我覺得日記早已不屬於我了，我沒有權利從芥龍的手裏奪下來；我寫來一向就是爲了他。我的不安，我的疑慮，今天在我看來是如此可笑，我不再能看重它們，也不再能相信他們會攪擾芥龍了。上帝，讓他在那里不時的聽出一顆心，切欲把他推舉到我沒有希望達到的德行的極頂而發出的笨拙的音調吧。

「上帝，領我到我所達不到的那塊岩石上。」

「喜悅，喜悅。喜悅的眼淚！」

在人間的喜悅以上，在一切的痛苦以外，是的，我預感到這種光華的喜悅。我不能達到的那塊岩石，我知道名字叫：幸福；我明白我的一生都是虛浮的，要不是歸趨到幸福；啊！然而主啊，你把幸福許給了清淨無欲的靈魂。『從此有福了，』你的神聖的言語如

十月十五日。

此說，『死在主懷裏的從此有福了。』我必須等到死嗎？我的信念在這一點上動搖了。主啊！我用全力來向你呼喊。我是在黑夜裏；我在等天明。我向你一直呼喊到死。來寬解我的心吧。我一下子渴起幸福來了；或者我應該自信我已經有了嗎？有如不耐煩的小鳥，說是報曉還不如說是喚晝，啼囀在黎明以前，我該不等到夜色闌珊了就歌唱起來嗎？

十月十六日。

芥龍，我願意教你以完全的喜悅。

今早一陣嘔吐直叫我不能支持了。過後我立刻覺得衰弱到有一刻我以爲要死了。可是不起初我的全身心得了一種極大的平靜；隨後，襲來了一種苦楚，一種靈與肉的顫抖；這彷彿是我生命的解除迷幻的豁然開朗。我好像第一次看見我房間的四壁空無一物，光得難堪。我害怕了。現在我還藉寫東西以安我心呢。主啊！讓我能毫不曾有所褻瀆而

達到終點吧！

我還能起來。我像一個孩子一樣的跪下了……

我願意現在趕快死，趁我還不會從新感覺到孤獨。



去年我重見了須麗葉。自從她上次寫信報告阿麗莎死訊以來，已經十年多了。乘道出南部之便，我在尼末稍作勾留。台西埃家在鬧市的中心，在浮熙路，住一所相當講究的房子。雖然我已經寫信通知我來了，我跨進門檻的時候，頗有點情不自勝。

一個女僕領我到客廳裏，過了一會兒，須麗葉來見我了。我以為看見了朴朗提葉姨母了：同樣的步態，同樣的肩幅，同樣氣不暇喘的懇摯。她立刻，不等我一一作答，殷殷的探問我的事業；我在巴黎的生活，我的職務，我的交涉；我來南方作什麼事情？爲什麼我不可以到愛格維孚去？愛德華在那里一定很高興見到我呢！隨後她對我報告全家人的情形，講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們，她的弟弟，上期的收成，跌價；我聽說羅伯已經把奉格司麥賣掉，來愛格維孚住了；他現在和愛德華合夥，讓愛德華有工夫跑外，專管商務一方面的

事情，留羅伯在田間，改良和擴大種植。

同時我不安的向四周巡視有什麼可以喚起往日的東西。我在客廳的新陳設之中，確乎認出幾件奉格司麥搬來的傢具，可是在我心裏顫動的這一份過去，須麗葉現在似乎不在意了，或者竭力把我們從那方面岔開。

兩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在樓梯那里玩；他叫她們來見我。大女兒麗思隨伴她的父親到愛格維孚去了。另有一個十歲的男孩子要散步回來了；這就是須麗葉在向我報喪的時候，說快要出世的那個孩子。那一次的生產有過不少的困難；須麗葉過了許久還感覺痛苦呢；然後，到去年，彷彿幡然改圖似的，她生了一個小女孩，聽她的口氣，她寵愛這個小女孩甚於其餘的孩子。

「我的房間，她睡的，就在隔壁，」她說；「來看看吧。」當我跟她走去的時候：「芥龍，我一向不敢寫信給你：你會答應當她的教父嗎？」

「我極願意的，如果你喜歡我當，」我說，有一點驚訝，一邊俯就那一隻搖籃。「我的

乾女兒叫什麼名字？」

「阿麗莎；」須麗葉低聲的回答。「她有點像她，你看是不是？」

我揪了須麗葉的手，沒有回答。小阿麗莎，經她的母親抱起了，睜開了眼睛；我把她抱了過來。

「你做起父親來多麼好哪！」須麗葉一邊說，一邊勉強笑出來。「你還等什麼才結婚呢？」

「等我先忘記了許多事情，」我看着她臉紅。

「你希望不久會忘記的？」

「我從不會希望會忘記的。」

「到這裏來，」她忽然說，領我進一個小一點的，早已暗了的房間，那裏一道門通她的寢室，另一道門通客廳。「我偶然一落空，就隱避到這裏；這是全所房子裏最清靜的房間；我到了這裏就覺得簡直躲開了生活了。」



這個小客廳的窗子並不像其餘各房間的窗子那樣的開向市囂，而是對一個栽了樹木的院子。

「我們坐下吧，」她說，一邊向一張圈椅裏沉下身去。「如果我猜得不錯，你是想忠於阿麗莎的紀念。」

我一下子沒有回答。

「也許不如說忠於她對我所抱的觀念；不，不要以為這是我的美德。我想我別無他法。如果我同另一個女子結婚，我只能假裝愛她。」

「啊！」她說，彷彿無動於中的，然後轉過臉去，向地上低下去，好像尋什麼失去的東西。「那麼你相信一個人能在心裏把一種無望的愛情保持得那麼長久嗎？」

「我相信，須麗葉。」

「也相信生活天天在它上面透氣而不至於吹滅它嗎？」

黃昏像灰色的潮流一樣的湧上來，掩到了，淹沒了每一件東西，在一片朦朧裏，每一

件東西都似乎復活了。低聲的報告自己的過去。我重見了阿麗莎的房間。須麗葉把那里的傢具統統收集在這里了。現在她向我重掉過臉來，我已經看不清她的眉目，因此我不知道她的眼睛是否閉着。我覺得她很美。我們現在大家都不說一句話。

「得！」她終於說：「我們得醒來了：」我看見她站起來，向前跨了一步，重新無力的倒在近旁一張椅子裏；她用手掩面，我想她是在哭了：

一個僕人走進來，擎來了一盞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四一五號  
漢口路二十四號  
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西窗小書

窄門

紀德著

卞之琳譯

定價七元

# x?  
= 7124  
= 1



006